

折疑論中所引三教經書諸子史傳目錄 茲六

儒教

易

禮記

孟子

周易繫辭

資治鑑

伏羲外傳

帝舜外傳

文王外傳

詩

周禮

大學

孝經

謚法

神農外傳

瞽叟外傳

周公外傳

書

論語

孔子年譜

太極圖

湯書

黃帝外傳

臯陶外傳

孔子外傳

春秋

中庸

孔子家語

史記

周書

帝堯外傳

夏禹外傳

伊尹外傳

姜太公傳 漢文帝傳 傳說傳 介子推傳

漢疏廣傳 伯夷叔齊傳 豫讓傳 刺客傳

後漢袁表傳 嚴生傳 名醫傳 秦紀

莊子書 荀子書 牟子書 列子書

淮南子書 顏師古書 文選 爾雅

榘月令篇 考工記 韻義 說文

曲禮 算數 異物誌 樂音誌

陰陽誌 格物誌 天交安天歌 樂星譜

周書異記 秦史 漢史 三國誌

晉史 齊史 梁史 隋史

唐史 後秦史 聞見錄 已上篇經書月七十五

道教

老子列傳 老子外傳 道德經

古道元皇歷 靈寶消魂安誌經 金闕朝元經

法輪經 開元古道經 化規實跡

靈濟真人傳 西昇經 列仙傳

事林類要 道教洪續 已上道教經傳小目二十四

釋教

釋氏源流 釋氏通鑑 釋氏要覽

本行經 因果經 般若經 法華經

華嚴經 金剛經 須那經 釋迦經

梵網經 天地經 所問空寂經 大權菩薩經

清淨行法經 沙彌戒經 三轉四諦法輪

阿毘曇論 破邪論 三寶錄 傳燈錄

興正錄 尊釋篇 正宗記 緝事記

摩騰法蘭傳 藥 達摩傳 二 慈恩傳

高僧傳 寶誌傳 康僧會傳 曇延國師傳

羅什傳 道安傳 上統律師傳

黃蘗禪師傳 大顛禪師傳 藥山禪師傳

佛印禪師傳 惠遠法師傳 丹霞禪師傳

求那三藏法師傳 賢首諸乘法數

律藏

唐肅宗皇帝御製三教讚 已上釋教經律小旨四十五

論中一部計二十篇

叙問第一 聖生第二 問佛第三 喻舉第四

宗師第五 通相第六 論孝第七 拒毀第八

評議第九 舉問第十 解域第十一 釋謗第十二

辨施第十三 殊見第十四 隨宜第十五 優劣第十六

先知第十七 尊釋第十八 言符第十九 會名第二十

折疑論叙

鄉貢進士白水屈蟠 撰

永樂北藏

折疑論

法師名子成字彥美號妙明京兆霸陵人也
少時為儒壯而從釋其性愛書史喜翰墨樂
遊學好著述每與賢士大夫詩詞唱和一聯
一句落在叢席人多傳之如鸚鵡詩云學得
人言字字明便能巧語為通情不知身在樊
籠裏猶向堂前弄舌輕晝寢云夢魂不管擎
書手一帙南華墮枕邊閑遊云家家明月誰
無分處處青山我有緣水心亭云綠芰青荷
香滿池環亭冷浸碧琉璃高軒矮榻無纖暑
臥看清波浴鷺鷥其長篇短偈例皆如此尤

英

三

第一八八册

能洞明本宗佛法予昔嘗與縣大夫張昂請
註心經五日而成萬二千言辭理精當不爲
不多得又嘗綴述本色法事文集僅二百首
語句雄麗旨意渾成同袍得之囊蓄不出抑
爲艱得無意多傳頃以兵火之亂匿跡山林
嘗與來客問難詰折事盡終始遂錄成軸名
曰折疑論首之以序問終之以會名凡三篇
言簡而理當文約而義豐涵詠六經畧備諸
子每一篇之中其引類證斷決折疑理甚明
白若非具三昧辯才其孰能致於此乎予與

妙明爲不請友其有年矣大凡著作不我之
慳故於叙引毋俟召而云時辛卯中秋八日
書

折疑論敘終

折疑論卷第一

茲六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比丘述註

曲而斷之謂折猶球不決之謂疑評議難辨之謂論此論因妙明子居山時有客持諸請問以次所疑妙明子引三教微言以答之遂成是錄計二十篇故曰折疑論也

敘問第一

敘者敘其來因問者問其所疑第一者次第也一者數之始也故曰敘問第一

妙明子

諱子成字彥美號妙明京兆霸陵人也幼而業儒壯而從釋于華州渭南縣洪福寺出家善詩書喜翰墨樂遊學好著述解慧超群才思出衆遇魚岩老人祥公處得法

永樂北藏

折疑論

闡揚大乘經律論大元至正間詔封傳大

也

居石室

後歸終南山石室隱居

有客而來謁

即折疑故友

妙明與之座而問焉

與客坐以談來因

曰說也夫子何來

第一八八册

尊美之稱曰夫子謂客因何事而來

客曰有所請問而來

客曰有所疑而來問

妙明曰吾居是山也幾以數年而世罕知

吾者我也幾者近也罕者少也謂我居此

山將近十數年矣而世人少知

加以懸石灑岩危嶠巖嶮無人履踐

嶮音讒險也岩積石貌嶠渠庙切山銳而

高也巖音義嶺危也嶮音險山險也加以

者兼有也懸石者懸垂可畏貌謂險難行

之處少有往來故曰無人履踐也

遠勞仁者一至此乎

遠路勞煩仁者一徑來於此乎

客曰雷霆之聲無欲聞人之耳而耳自聞

淮南子曰雷者陰陽繫薄之聲感而為雷

激而為霆雷聲豈要聞於人耳蓋人耳自

皆聞之

管籥之音無有悅人之心而心自悅

樂譜云管者簫笛之屬籥者似笛而有三

孔短小其管籥音聲無要歡悅於人心蓋

人聞之則自然歡悅也

夷齊匿跡於首陽不欲德稱於人而人自稱其德

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讓不嗣位欲之西南遇武王伐紂迎馬首而諫不從

隱於首陽山誓不食周粟卒至餓死矣

巢許韜光於箕岫豈為道揚於世而世自揚其道

巢地名韜藏也莊子讓王篇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隱於箕岫山

子之居山亦以類矣奚為人之不知也

客以夷齊許由之德而比類何為人之不知也

妙明曰子

子者尊美而稱

美

所欲問可得聞乎

此審問辭

客曰請無拒焉

無禁止之辭子無阻而抵拒焉

妙明曰子張云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

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無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論語子夏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云

云蓋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子張

所言容字正破子夏拒字

知則無拒

此許荅之辭也

容曰噫

噫者傷痛悲歎之辭

吾與子皆儒也

我與子皆曾為儒也

予昔嘗與子為方外友

予我也昔者往日也嘗曾也撤去繁離出

乎流俗之表曰方外也同志曰友

獨以兵火之亂不得同地而處良可歎也

獨者單也言單為兵亂而逃避分散也逃

避不得同居良頗亦可悲歎也

子下髮離俗其有年矣

子落髮為僧離去俗家有多年矣

嘗欲一往而見不果如願

曾要專一來此見面不如願欲

頃以稅駕塵習撥置人事姑乘少暇聿來高
居欲折所疑莫知可否

否音府否者審辭也頃者俄頃少時也以
用也稅駕者農夫之具頃以脫鞅憩歇暫
放下之義塵習者塵寰家務之習撥置者
謂棄之於一邊人事者往來交接之事也
姑且因乘少時閑暇聿遂而來高隱之居

欲以決折所疑之感情莫知可許否

妙明日請試言之

請試言所疑之辭

客曰人云

假借他人之言

曩妙明儒時未嘗寄口於佛經

曩昔也言往昔之日為儒時未嘗掛口於
佛經

今為釋也沈湎因果謂佛教也空寂之說

今為釋子如沈貪酒色心迷意醉亦如酒

波溺而不醒乃妄為因緣果報虛無空寂
之論說

遺棄周孔黃老之書不識有諸

遺猶棄也諸助辭謂遺棄周孔子黃帝
老聃之經書不識有諸者謂果有釋氏虛

無寂滅之理乎

妙明曰子貢云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
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知皆音智論語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
也仲尼豈賢於子乎言謂恭者謂恭敬推

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云云
此責子禽不謹言也蓋一言善為智一言
不善為不智智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

慎也

凡物自微至著緣淺及深

微者細也小也著者盛也大也凡一切物
自細小而至盛大緣者因也因者由也譬
人入海由淺而以及其深也

譬登萬仞之嶽不可一步而至必資下以及
其高

顏師古書曰七尺為仞嶽者山之高廣者也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譬喻人登萬仞之山嶽不可一步便到必自下以至其高上也

既登絕頂所歷諸山豈曰弃哉

葵

九

重結上文意既登絕高之頂觀經歷之衆

山皆低未曾遺棄也

吾始學周孔黃老之書抑以為極致

我始初為學周孔等書之時抑按以為至絕之處

次檢佛經始知聖道有權實爾

次因檢閱佛之經典始知聖道有權假真實之理故尔

今吾以姬孔黃老之書為衆山

姬周文王姓謂周孔黃老四聖之書喻如

衆山

以佛經第一義諦為絕頂

第一義諦者教乘之極談也已達聖位者為真諦未脫凡情者為俗諦於時真俗不立凡聖情盡不着二邊唯存中道故曰第

一義諦以此喻絕高之頂

既登絕頂望衆山自遠矣何棄之有耶

總結上文意既明釋典如登絕高之頂復

觀周孔等書如衆山而自遠矣何曾遺棄

之有耶也

聖生第二

此篇言佛降誕之跡故曰聖生

客曰佛之所生在何邦域其氏族顯跡及形

貌德相所說法要可得聞乎

佛之降生國土姓氏家族兼及形相所談

妙法亦可得而聞乎

妙明曰富哉問也

發問之辭深遠廣大故曰富問也

予雖不敏畧示所知以報吾子

我雖不敏達畧將少知用荅子之問也

自漢之西過數萬里

葬

自漢者指中華漢地也之者往也自漢地

往西約有數萬里程途也

有國曰迦維羅

彼有國土名迦維羅乃佛降誕之中國也

王姓釋迦

釋氏源流梵語釋迦此云能仁

父名淨飯

梵語首頭陀羅或云悅頭檀此云淨飯

大夫人曰摩耶

梵語摩耶此云大術

佛本居兜率天宮

梵語兜率陀亦名觀一史多此云知足也

以先佛之迦葉般涅槃後佛當補處名曰護明

梵語具云摩訶般涅槃那此云大滅度亦

云大寂滅自迦葉佛涅槃之後佛補其一處特待出現之時

實以三祇因滿

一切諸佛皆修三祇之因也三祇者即三

大阿僧祇劫也

葉

士

萬德果圓

諸佛皆具萬德方為道果圓滿也

宿願未周

宿生有願未曾周圓故下生人間

示同生滅

示現受生滅身

駕日輪香象託蔭王宮

初投胎時化現於日輪之中躋香象投託

母胎於王宮

以大夫人摩耶為母

註見在前

以周昭王甲寅二十四年四月八日

當周之時正月建子即今二月八日是也

毘藍園中右脇而生

脇生者表異常流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

四年四月八日此方江河泛漲大地皆動
光貫太微照自西方王即恠問群臣太史
蘇由奏曰西方生大聖人也王曰於此何
如由曰無事千年之後聲教傳流於此時
乃刻銘於國之南郊以記之

於時地搖六震

六震即六種震動謂動踴震起吼擊也搖
揚不安曰動隣壠凹曰踴隱隱有聲曰震
自下昇高曰起砰磕發響曰吼打搏驚物
曰擊然各有三直動名動四天下動名徧

動盡大千動名等徧動餘五例此

天雨四花

雨音裕降也四花者曼殊沙花摩訶曼殊

沙花芬陀梨花拘物頭花

神捧金盤

藥

地神捧持金盤

西

龍吐香露

九龍吐其香水浴太子身

即能縱行七步

周廻行七步七步蓮花皆生七步者表七

種淨財亦名七德財即信進戒慚愧聞捨
定慧七也

目顧四方

眼顧視於東西南北四方本行經云東方
表涅槃最上南方表利樂衆生西方表解

脫北方表永斷輪廻

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目顧四方上下所指一則異於凡流二者
發明大事因緣觀者於此動用之間自可消
息于後成道天王敬奉帝釋欽崇道高諸

聖故曰獨尊也

具三十二大人相

阿毘曇論云三十二相者梵音聲相眉間

白毫相烏瑟尼妙相牛王睫相目紺青相

廣長舌相^{上得}味相齒牙鮮白相齒齊互密

相具四十二齒相師子頷輪相立身摩膝

相肩膊圓滿相師子身相廣洪直相處處

充滿相皮膚細軟相常光一尋相身直金

色相身毛右旋相孔生一毛相身毛上靡

相身分圓滿相勢峯藏密相伊尼鹿王踞

相足趺滿厚相手指網縵相手足細軟相
足跟圓滿相纖長光澤相足千輻輪相足
底平滿相

八十種隨形好

八十種好者指甲紅亦指甲隆起指甲清

淨指甲滿足指甲團圓指甲纖直指間一

密指清淨潔手足肥膩手足裏赤手足平

等手足內滿掌文深現掌文端直掌文纖長

手足潤澤掌文不亂踝足少現膝頭圓滿

膝次第滿行步齊整師子王行鵝王步龍

王行相牛王行相行不顧視行步不亂半身
正直佛身過人一切滿足佛身皆好身體
平正身體徧足身體正直身體滑澤身體
淨潔身體端嚴身次第大小諸根方正身
色不黑身體無鬢身毛淨潔腹相團圓腹

無橫文身體明淨臍正圓深臍孔團圓臍
文右旋臍孔不凹臍孔不長臍孔不短臍
孔不連得龍牙相牙不過唇四牙團圓四
牙鋒利四牙齊密舌長柔軟舌色赤好梵
聲深好象王聲相迦陵頻伽聲齒根圓滿

鼻孔淨潔鼻不下垂鼻高修長鼻高方廣
目廣清淨眼睛黑光目睫次第眉如半月
眉毛黑澤眉毛光明耳皆垂瑤頭髮細軟
王請仙人阿私陀瞻之

西方能相吉凶貴賤仙人也

契

齒

曰太子隨身相好粲若芬花

太子身相如初開芬陀梨花嬌態香潔也
在家作轉輪王出家成無上道

在家定作金轉輪王出家必成無上道果
以臣觀之必不得在家矣

仙人所言太子定離國位

遂泣曰太子成佛必施大法臣今老矣失此大利良可悲哉

有淚無聲曰泣仙人知太子成佛演說大法老不得聞故乃泣之

年十有九壬申二月八日

周時正月建子二月八日即今十二月八日是也

呼車匿鞞朱駿

車匿者佛之家所生之子朱駿者馬也

遊看四門逢僧了法不樂王宮亟欲修心

因遊觀四門東門見老人哀朽南門見其病者西門見送葬者北門見一比丘乃是作瓶天子所化太子問言汝何等人比丘荅曰世間無常我由修其聖道超於彼岸

英

五

若能如是脩者亦皆如之言訖騰空而去太子因見老病死苦甚為恐怖遇此比丘愈起善心厭棄王官亟急欲要出家修行王生憂懼恐斷國嗣遂增以待御音樂娛之太子不悅

王知太子心欲出家恐懼斷絕國之後嗣
遂增添侍奉嫒女加以管絃音樂取其歡
樂太子不以爲悅樂也

迨夜之央

迨至也央半也至其半夜

淨居天人

淨居天人乃是輔太子出家者也

以天福力彰侍御之醜容九孔流溢不淨蛆
蟲可厭

醜音醜淨居天人用天福神力彰顯侍御

綵女俱各昏睡現死屍相各兩眼兩耳兩
鼻口并大小便等九孔流出不淨蛆蟲太
子轉生厭離之心也

夜半子時淨居天人報曰太子可出宮今正
是時

天人告太子曰既降堯率欲滿宿願要出

王宮今正是時

於是騎捷陟

捷陟者馬名也

僕車匿

車匿役人

天人捧駕

天人捧其馬足

飛空而去

飛空逾城而去

藥

投身雪嶺跌坐盤石

去

既至雪嶺坐於盤陀石上

淨思六年遂成佛果

正宗記云先於彌樓山習不用處定次於
鬱頭弗處習非非想處定又於象鼻山觀

明星而悟道六年淨思方成佛果矣
無惡不去無善不圓

去上聲除也諸惡盡去萬善周圓

首詣鹿林三轉四諦而摩訶男等五人得道

五人者佛初入山父族三人一阿濕婆二

婆提三摩訶男拘利母族二人一憍陳如

二十力迦葉侍佛佛不用五人各脩梵行

佛既成道首於鹿菌與憍陳如等說三轉

四諦法輪三轉者一示相轉二勸脩轉三

作證轉一示相轉者此是苦此是集此是

滅此是道二勸脩轉者此是苦汝須知此
是集汝須斷此是滅汝須證此是道汝須
脩知世間苦因苦果出世間樂因樂果也
三作證轉者此是苦我已知此是集我已
斷此是滅我已證此是道我已脩陳如等

莫

七

疑問如來還出世間苦因苦果樂因樂果
否如來答云我已知我已斷我已脩我已
證五人聞說此法各證道果
初宣小教

三轉四諦

永樂北藏

折疑論

次演空宗

空宗註見下文

由是向室羅筏城祇園等處八部般若次第
興焉

室羅筏城即舍衛國城也祇園者即祇樹
給孤獨也八部般若者大品般若中品般
若放光般若光贊般若道行般若金剛般
若勝天王般若文殊般若也八部般若多
以破有歸空故曰空宗是也

後居鷲嶺演妙法華會三歸一捨權從實

第一八八冊

鷲嶺名其山形似鷲鳥故曰鷲嶺品玲瓏
可容萬人佛於此中多說妙法先因鹿菌
說有而盡皆執有次演八部般若以說空
而咸皆執空後於鷲嶺演妙法華會三歸
一者會三乘歸於一乘捨權從實者乃從

淺至深捨小而歸大也

及於普光明殿菩提道場欲色諸天逝林等
處圓音極唱演大華嚴

此經有三部上部三千大千微塵數偈
一四天下微塵品中部四十九萬八千八

百偈一千二百品下部十萬偈頌四十八
品今所傳者三十九品共四萬五千頌在
唐外有九品未就此下部經也此經七處
談九會演具偏圓頓漸空有權實摠貫三
乘五教之玄理故曰大方廣佛華嚴經是

莫

六

也

事無不窮理無不盡

此經大小事窮淺深理盡

聖凡交徹主半互參

圓五教貫三乘含十方攝一切會九聖歸

一體通真俗以混融故也

空有齊彰

如空中而現影

色心俱入

照境皆寂

如燈遍照似鏡胥融大小相含一多無礙

胥相也總結上文意佛之妙用或大或小

而含容或一或多而無礙此正顯凡聖交

徹主半互參無礙者如燈燈互照鏡鏡相

融者也

永樂北藏

折疑論

十世同於一念

故華嚴偈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云無來亦無住如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

剎那現於一毫

癸

九

如來妙用攝大千國土藏於一毫毛端以

一毫頭而現大千沙界此華嚴諸佛菩薩

圓融一切境界故

以不有實之有而成於有能有所之宗妙

以不空空項之空而現於空能現空之境

第一八八册

一真法界

直以空有不立二諦常存

真無所立妄本是空不離不即二諦常存

寂照兩忘真俗並顯

於是體用俱忘二諦雙顯

即有而現於空有

就有而觀空有

即空而現於有空

就空而觀有空

包法界共異之名

如海納於異流

同名方廣

似百川而同廣

統諸教差別之號

總攝三乘五教之名

總號華嚴

小始終頓之四皆不出此圓教故曰總號

華嚴

實圓滿之洪規

實為圓滿具足之大規模故也

乃之辭真常之妙說

無假為真不變為常既談真常之理故曰
妙說

大矣哉

讚此圓教廣大

莫

不可思議之極致也

于

法無大小前後約機而說之故也迥脫言
慮心想不能及情識名言不能至故為不
可思議之極至盡之教也

故佛乃利生廣大

故者指義之辭餘例此普度一切衆生成
證一乘妙果故曰廣大也

潤物洪深

利濟之心若天降甘澤萬物皆蒙滋潤故
曰潤物洪深是也

牢籠億劫之生

華嚴經云張大教網據人天魚置涅槃岸
濟拔無邊之苦

隨類化道濟拔沉淪皆得離苦獲樂
然以不生之生而現於有生之生

如來真淨妙體本來無生因見一切衆生
往來六道無有了期故以示無生之體化
現於有生之類故也

以無相之相而現於有相之相矣

真實之相名之無相以無相之理現

莫

至

於有相之中乃化度衆生之相矣

客澄思淨默移時不語

客聞言佛圓融要妙法門清淨其心念靜

默過時不語

妙明曰子於吾說不自決乎

子今聞我所言法要不能自決擇於理者
乎

客曰吾恐子以弘詞嚴句而欺我也

我恐子以用弘大語句美麗言辭而欺

瞞我也

妙明曰不然

不然此說

昔華嚴會上二乘聖人皆是漏盡大阿羅漢

梵語阿羅漢此云無學昔者華嚴會上佛

說此經之時聲聞緣覺二乘小聖諸漏已

盡皆是煩惱斷盡阿羅漢

具八解脫

縱任無礙塵類不能拘故曰解脫八者一
內有色觀外有色解脫內二無色觀外色解
脫三淨解脫四空無邊處解脫五識無邊

處解脫六無所有處解脫七非想處解脫
八想受滅處解脫也

獲六神通

獲得也六神通者一天眼通二天耳通三
他心通四神境通五宿命通六漏盡通

始聽華嚴圓滿教誨

此二乘聖人初於華嚴會上聞此圓教之
理訓誨者也

目不覩佛身

覩者見也不見佛身

癸

三十一

耳不聞佛語

聞者聽也耳不聽佛語也

心不了法義

心不了知所說法之義味也

神迷意醉

如下云情昏是也

智暗情昏

其心神如不知東西南北迷惑真如如明
眼人入於黑暗之處其情性昏而不明者
也

茫然自失

茫茫然渺漭而自其身命者也

都無所覺知

盖此圓教唯大乘菩薩所知其二乘小聖
聞此法要皆如盲如聾故曰都無所知者

也

後說入法界品僅能領悟

僅纔也然後說入法界品中僅纔少有省
悟也

且向之擁遏而後慧解者何也以前之三十

八品所被機性

莫

至

擁塞而不通也遏者透也謂先擁遏而不
知然後慧發解會者何謂也盖小機不能
速領大法也因前三十八品以多被大機
性故二乘不能知也

唯是入地大菩薩衆理微言極不近常情
唯獨也唯是入十地位大菩薩乃達至極
微妙而言辭故不可以淺近尋常識情卜
度也

非二乘聖人所履境界故不可得聞也

此法實不是聲聞緣覺小聖二乘所行所
履之境界故不可得而聞也

頗有菩薩重與喻之彼諸聖者抑而不信
頗少也有菩薩重與譬喻說之彼諸聖人
抑且猶有不能信者

聖情猶爾况於子乎

爾者語助辭二乘聖人重重譬喻說尚乃
不知不信何比况於子乎

客曰聖且不了子奚知乎

奚者何也客反徵曰聖人尚且不知子何

能知乎

妙明曰以聖智言之則大凡不及於小聖
聖智者二乘小聖善具神變自在無礙因
耽此故於大乘而不能行也大心凡夫由
無神通故不及於小聖也

以根性言之則小聖不及於大凡

上根上信凡夫行菩薩行修大乘道不立

階級直至正覺是小聖不及大凡也

由根有大小而性有厚薄

上根人意氣高遠下根人意氣微劣故有

藥

言

大小厚薄之分

吾以信道崇篤深忍欲樂故於大法能畧其知也

我因信此道理崇高而篤實所以深忍私欲世樂戒而不貪又於此大乘法中畧少

而知也

如其蔓演以俟多聞

若有牽引枝蔓而詳演其義以俟廣識多

聞者也

問佛第三

此篇因第二篇中言佛既有姓名因何不稱故曰問佛

客曰彼既有姓捨而不稱復稱為佛其義何也

註見問佛篇下

妙明曰此乃大聖人之謚號也

史記謚法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有

大功則稱謚號

凡號有十謂

所謂十者

如來

做同先
迹現一

應供

塔鳥福
田號二

正徧知

遠偽通
真號三

明行足

果從因
得號四

善逝

提妙杜善
號五

世間解無上士

窮盡法
界號六

調御丈夫

降生成
道號七

畫

天人師

應機說
法號八

佛

三覺圓
明號九

世尊

出世獨
尊號十

以號稱之故名曰佛

由是十號稱呼故曰名佛

猶三皇之與五帝稱號而不稱姓也

三皇者伏羲神農軒轅也五帝者少昊顓

頊高辛唐堯虞舜也皆有姓名而唯稱號

佛者覺也

梵語佛陀此云覺也

其義有三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自覺者自利也覺他者利他也覺行圓明者謂自他俱利也

以三祇滿

梵語祇此云劫也諸佛皆修三無量劫方

得功行圓滿

三界出

不被欲界色界無色界所拘故曰出也

三身具

清淨法身圓滿報身三類化身三身既圓

故曰具也

三智朗

生空智法空智俱空智三智既明故曰朗也

三覺明

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洞照故曰明也

三德圓

般若法身解脫皆具故曰圓也

三常備

凝然常不斷常化身常即法報化三身三

常既具故曰備也

圓十善

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兩舌
五不惡口六不綺語七不妄言八不貪欲
九不嗔恚十不邪見離此十惡即成十善

故曰圓也

滿十度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方便大願
大力大智圓此十度故曰滿也

超十地

歡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難勝地現
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惠地法雲地超越
十地證等妙二覺故曰超也

具十身

菩提身願身化身力持身相好身威勢身

英

主

意生身福德身法身智身備此十身故曰

具也

備十力

是處非處力知業力三昧力知根力知欲
力知性力至道力宿命力天眼力無漏力

十力既完故曰備也

明十智

一世信智二法智三類智四苦智五集智
六滅智七道智八他心智九盡智十無生
智十智洞然故曰明也

嚴十號

一如来二應供三正徧知四明行足五善
逝六世間解無上士七調御丈夫八天人師
九佛十世尊也威重所尊故曰嚴也
方名爲佛

總結上文意具上如許功德方名爲佛

佛有三身

註見在前

此約報化而言

以此約指報身化身而說

法身則非子所聞也

若言法身之理不當與子所聞聽也

客曰固欲聞之

客堅執固要聽聞也

妙明曰切聞法身者

此下形容法身之妙

謂諸如來真淨法界

真淨法界者即法身之理

神明之本造化之根

神明之本者即真淨妙明之本體也造化

莫

夫

之根者即至聖神化之根源也此乃諸佛

之境界也

鎔冶兩儀鑪鎚萬有

此喻造化為大冶莊子以天地為大鑪以

造化為大冶若鎔銷而鑄之兩儀乃陰陽

昇降之理即一動一靜之法亦如良工鑄

物必以鑪鑄鉗鎚作諸器皿皆從方寸之

間而發生此喻法身邊事

大而無外

法身之理包含天地故曰無外

微而無內

法身微妙比類鄰虛之塵亦無其內

曠而無端

曠昭明廣大之儀法身之理然昭明廣大

而無端緒可觀

杳而無對

杳者冥暗深寂之貌法身之妙冥暗深寂而無可等對者

萬象之以所生

萬象之類皆從法身所生

樂

五

五音之以所成

樂星尚譜云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而配合五行宮土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此五音五行亦從此理所生成生而無始

真如之理本無所始

成而無終

妙有之體亦無所終

無始無終

結上兩句復引下辭既無所始亦無所終

無暎無昧

法身之理非明非暗

無兆無朕

虛靈本體無機微萌兆之朕

無名無迹

無相之理故無名字及踪跡也

無縱無廣

佛真法身猶若虛空豈有縱之南北廣之

東西四方可比擬哉

無豎無橫

圓通大虛徧一切處何橫豎之拘哉

無方無維

真空妙有徧一切處豈於四方四維而可

度乎

無小無大

清淨本然包含法界豈能大小之等量哉

無相無性

法身之妙無相可觀無性可擬

無滅無生

真空妙理本無生滅

蕤

早

無染無淨

妙體真空豈有染淨

本來寂靜

元常本來如如故曰寂靜

自性涅槃

真常湛然不隨物化故曰自性涅槃

非過去

然現涅槃本無所動故曰非過去

非未來

聞見錄邵子云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

天地自我出其餘勿足言豈有未來之理

哉

非現在

古德云三世覓心心不有心不有處妄元無妄元無處即菩提涅槃生死本平等若

是則現在亦無可處也

非繫非離繫

此後重明法身之妙也法身不着繫縛亦不着於不繫縛

非縛非解脫

既不着縛亦不着於解脫

非苦非樂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何苦樂之所致哉

非不苦非不樂

亦不着於不苦亦不着不樂也

非色非心

虛靈本覺不屬於色相亦不屬於心相也

非不色非不心

法身之理靜則似無動則還有然雖如是亦不着於不色不心也

非理非事

不是理不是事

非不理非不事

無不是理無不是事

唯是一味

心佛共衆生是三無差別喻如海納百川其味唯一

而非一味

亦不執着於一味矣

遍一切處

法身猶如虛空無處不有故曰遍一切處

而非一切處

而亦不着遍一切處

而體常圓

真常妙體在凡不滅在聖不增卓然而常

圓滿也

而非常圓

亦不着於常圓

湛若虛空

法身之理澄湛猶若虛空

美

主

而非虛空

亦不比擬頑空

清淨無為

清淨本然本非作為

而無不為

法身常寂為度生故亦有為

有情無情

有情者一切含靈也無情者闡提也然闡

提有情而不明真理若無情也

平等共有

結上句義金剛經云是法平等也

以如是等無量行相

用如上所言喻無量行相

而非行相

雖用無量行相以喻之實不着於行相也

應正了知名法身佛

總結上文意當如上真正了知方纔名爲

法身佛也

客曰法身之義盡在此乎

法身義理盡在此言乎

藥

妙明曰抑未也

抑然而未盡也

夫法身者

此下復明法身之妙

離四句絕百非

三

四句者有句無句亦有句亦無句非有句

非無句也百非者四四相資一十六三世

共有四十八已起未起九十六四種根本

百法謂但着一法即非也故曰百非

動念則隔

動念則情生情生則智隔

強言則乖

強上聲強言則不合理但着言說則乖離

也

脫聲塵

脫離耳界聲塵

離文字

離去語言文字

而語默動靜皆不可得而親也

有言曰語無言曰默體搖曰動心寂曰靜

於此語默動靜之間皆不可得而親近也

蓋以法身離言

總結上文意大蓋法身離言語如云不着

見聞覺知故也

離言亦非法身也

若離語言之外別求法身亦非法身如云
不離見聞覺知是也

子頗欲學達離不離言之道者乎

汝頗少學此離與不離言之妙道者乎

客曰唯

莫

唯音尾速應之辭也

三四

妙明曰欲善其事先利其器

論語子貢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

為仁而親仁賢欲學聖道必先立其所志

如此則聖道而易明矣

子能先學離不離言之方便乎

善巧易為曰方便也

客曰唯命是聽

速而應曰聽其命令

妙明曰欲達離不離言之道者

此下形容造道之妙

當先觀一切法

欲學此道應當觀察世間所有生滅一切

等法

無實無虛

莫於虛實而生取着

無我無彼

莫生人我之見

無垢無淨

本性寂然元無垢淨

梁

主

黜聰明

去智曰黜謂去世間聰明

隳支體

離形曰隳謂離四大支體

廓塵習

廓落塵寰所習

屏念慮

屏音秉謂屏除妄念思慮

劈情卷慾

劈破私情卷除嗜慾

泯智凝神

泯絕世智凝結心神

忘懷澄思

不記情懷澄清思慮如上數事去之可以

近道矣

然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如耳

凡學道者到此心疑形釋之時故六根總

皈一源身心唯一不二既爾則色聲香味

觸法六塵皆不能搆

身心混融體智圓通

結上文意既六根不染身心混融圓通一體

直得貫疎親 不知親已亦不疎物

忘物我

至道不可得情求其物我之情皆不可而

忘也

泯榮辱

安榮耻辱之情而盡泯滅

絕是非

是與不是盡皆絕之

收視返聽

藥

收斂其目返照本源

虛已冥真

空虛我有冥契本真

白醜出於口邊

忘其語言

美

青草生於舌上

甚如死人

千聖喚不迴頭

靈心絕待

百鳥都無尋處

泯相澄神

形同槁木

形體同枯槁之木者無生意也

心若死灰

心若火冷灰者再不起念也

智閑遠水孤峯

莊子云大智閑閑者是從容自得之貌可謂遠水孤峯者雖有形而取之不可及也性寂寒潭皎月

性體寂然若寒潭水中之月影雖動而不

藥

手

搖流而不去矣

然後可以盡離不離言之道者也

總結上文意若能如是然後可許為離不離言之道

客蹶然而興曰

蹶然速起之貌興者興起之辭

于心意惛憒

惛毛孔反悶亂而性暗也憒莫公反心迷而不明也

精神慌憒

慌胡廣反忽也憒音母愚昧也

于子之說莫知其所入也

總結上文意悶亂而性暗心迷而不明恍惚愚昧于子之說法身妙理皆無所知所入也

妙明日夫何忽哉

何恍惚之有哉

始吾以子為達矣今子之鄙而至此乎

始初見子為通達者今逼急而無所知者

豈不鄙陋而至於此乎

居吾將告汝

居者坐也謂我將此理告之與汝也

吾昔嘗學於魚岩老人

魚岩山名老人即妙明子秉授法要師祥

公是也

三年之內執弟子禮

三年之間以弟子之禮而侍奉也

不敢以一言形是義也

不敢輕用一言問此義也

而魚岩亦不我之告也

奠

天

魚岩亦不告說與我也

五年之後服勤驅役無不從適

至五年後因服事殷勤驅馳役使無有不

從順而隨適之者也

始得魚岩引而並席微申此道少有開覺

於此方得同席而坐少申道理畧有開解
知覺

爾後日往而問而不我吝也

於後日每去問而不慳吝於我

而子獨心意迫速而容易於道者乎

豈惟以心逼迫急速容易而便得此道者
乎

客曰若義柰何

若此如之柰何

妙明曰止乎止乎

止者禁約之辭重言止者禁之至也

夫走之愈數而跡之愈多

夫音扶夫者起辭之端數皆音朔謂走愈

頻數則踪跡愈多

言之愈數而道之愈遠

疏六

三九

言頻數則道轉不相涉也

若不處陰而息跡忘言而體道也

莊子云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以言辭

則道自近矣

向吾所說始之以言言言

向上吾之言辭則以言其說道之言也

次之以言言無言

次後言辭則用言無言之道也

然未及以無言言無言也

若此則猶未是離無言無說之言也

客曰請聞無言

欲聞無言之道

妙明示之默

良久默然以示無言之道

有問

有少頃問

客曰此離言之道者乎

只此可謂離言之道者乎

妙明不應遂擊几而歌曰

以手擊几而遂歌數曰

脩竹搖風兮窻戶冷
澄潭浸月兮星斗寒
珠

琴無絃兮曲朗然
高山流水兮不須彈

若邵子詩云月到天心處
風來水面時

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自擊几主此歌正

顯無言之道

歌罷就枕而卧

於是露盡離言之道學者於此可玩味而自消息之

客離席出戶移時而來曰向之問答理甚隱密不近人情請置其說

藥

單

離其席出於門外過時而來曰若向所言問答之辭其理甚隱而深密不近尋常情意且止其說也

敢問佛向雪山脩道不云登仙還言成佛其義若何

謂再敢問佛於雪山脩道不言成仙猶言成佛其義何也

妙明曰道者導也導人至於無為即導引之義也

謂導引衆生至於無為之義也

客曰無為者何也

無為之理今何者是

妙明曰向不云乎法身佛者即無為也

言法身佛者即無形無相無作無為之妙理也

然無為者

下文形容無為之妙

牽之無前

如顏子曰忽然在後是也

引之無後

藝

若瞻之在前也

舉之無上

若仰之彌高也

抑之無下

如抑按無所下

聖

迎之無首

欲迎而觀之則無端緒

隨之無後

隨而視之則無其末後

視之無形

碩視不見其形

聽之無聲

審聽不聞其聲

溷而不溷

溷昏一聲溷古沒反皆濁義謂濁而不濁

澄而不清

澄清也謂清而不清

不可以言言

法身之理舉念則乖故不可以言說

不可以識識

識情一動障蔽真如故不可以識識

鴻濛渺漭

鴻者自然之元氣以喻法身濛者濛濛然者喻法身似有而無渺漭者大水貌亦喻法身渺漭而無有涯涘矣

唯如如智可宜會耳

唯通達如如之智者可玄知而密會契耳

契

聖

折疑論卷第一

折疑論卷第二

茲七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喻舉第四

此篇因言佛經繁而不
要以此取譬故曰喻舉

容曰至寶光而不華

至極之寶有光澤而無虛華之色

茲七

至辭慤而不飾

慤音却至理之言辭誠慤善而無假粧飾

也

言約而至者麗

言簡約而至極者美麗也

事寡而達者明

事雖寡少而理通達者分明

故珠玉少而貴

結上文意以珠玉喻儒書故少而貴

瓦礫多而賤

亦結上文意以碎瓦小石喻之佛經多而賤矣

聖人

即孔子也

製六經不過五十萬言

六經者易書詩春秋禮記此六經不過五十萬字

今見佛經卷以萬記言以億數自非一人力所能堪蓋繁而不要也

言佛經萬卷之廣億數之多不是一人用力可觀覽者蓋繁冗而不簡要也

妙明曰孟子云

孟子書云

江海異於行潦深廣也

行潦者雨水聚於道路無源水也江海之

水至深至廣比行潦而殊異也

泰山別於丘陵者高大也

丘者土之聚也陵者大阜乃高土阜也泰山東嶽也至高至大比於丘陵故有差別若大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其淵

堯

二

結上文意孺子說文乳子也若江之遠深海之廣闊而不異於行潦則食乳之子亦云洗江也

高不出於丘陵則跛羊陵其巔

上一陵字丘陵也下一陵字侮也結上文

意謂大一之高大而不異別而高過於丘陵者跛羊亦侮戲於巔頂也

摩天之翼不居藿葦之莖

藿胡官反摩天之翼者莊子逍遙篇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鯢之大不知幾千里也化

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長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閃翅則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有身藿葦者細葦也若大鵬摩天之翼豈於細葦之上而居之哉

吞舟之魚不處溪塘之水

莊子鯢魚大不知幾千里也若此之魚何難吞舟也既是其大豈隱處於淺溪小塘之水

剖蚌蛤之腹求明月之珠

莖

三

禮記月令篇雀入大水爲蛤即蚌蛤也明月珠者夜明珠也唯龍領下有之照夜如晝若剖破蚌蛤之肚腹求取明月之珠未之有也
探枳棘之巢求鸞鳳之卵

枳音止周禮曰橘逾淮北而為枳亦藥名
棘者棘針也如枳棘上之鳥巢欲探取鸞
鳳之卵者不亦難者乎

必難獲者何也

此結上引下之語

蓋小不容於大而大不處乎小也

結上文意蓋大物不居於狹小其狹小亦

不能容於大也

故萬斛之鼎不可滿以盃水

盛五斗曰斛鼎者兩耳三足言盛萬斛之

鼎豈可一鉢盃之水而能滿之

一鈞之鍾不可容於流泉

三十斤為一鈞鍾樂器也如三十斤鍾欲

容納於長流之水者無是可也

合抱之木豈適用以茅茨

二人相圍曰合抱茅茨茅草也適相從之

義謂合抱之大木豈相從適於茅茨而同

用之也

尋尺之棘安能負於廣厦

六尺曰尋棘荆棘也廣厦大屋也言六尺

之棘安能負荷廣大屋也

故器有寬隘

器器皿也結上文斛鼎鍾孟也

量有巨細

亦結上文斛鼎鍾孟各有大小之量也

莖

四

材有勝劣

亦結上文合抱之木於茅茨尋尺之棘及

廣廈故各有勝大劣小而不同也

物有輕重

總結上文意物之重者鼎木厦也物之輕

者鍾孟茨棘也

德有厚薄

已上數事喻聖之德也厚喻大乘薄喻小

乘

道有淺深

大聖之道故深小聖之道故淺

法有權實

權為暫設實為真準

機有大小

權實之教各有大小之機

所處之分未有乖也

乖差於理也復結上文意意寬隘勝劣輕重厚薄淺深權實大小等量各處之分而不可乖違也

且佛之經也

慈

先以譬喻然後形容經之大義

五

前說億劫之事

如經云過去千萬億劫之事也

後道萬世之要

道言也後言萬世之要妙

至於五始未萌之前

列子天瑞篇曰原天地未判之初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五始混沌而未發萌時也

二儀肇形之際

肇始也易曰大極生兩儀兩儀生天地也謂始分之際時

其遠不可推

佛之所言又遠劫數不可推窮也其事不可紀

空劫已前之事迹亦不可以紀記也
其微不可握

老子云搏之不得曰微故曰不可握也
其纖不可入

其纖細微妙不可窮入也

佛悉彌綸於廣大之外

悉盡也彌徧也綸理也結上文五始二儀
不可推不可紀不可記不可握不可入其
數事唯佛盡徧理於天地之外
剖折其窈渺之內

剖折者分破也結上文意唯佛能剖破分
析於窈渺幽微之內

以至高天無極之上

上至非非想天

厚地無極之下

下至金輪水際

莫不示諸斯乎如指其掌也

示垂也諸於也斯此也總結上文意佛之
妙用廣大之外窈渺之內高天之上厚地
之下凡有事理無不盡知故謂垂示於此

卷

六

理如指其手掌中之物也

正明既博文奚為繁

結前萬計億數之言佛既明廣大無窮之

事其經文又何為繁也哉

卷萬言億亦未足為多

重標客言卷萬億言亦未足為多也

何不要之有耶

如上所明之事何謂不簡要之有也耶

豈持以一人力所堪能然後以為得矣

焉豈用一人之力堪可能為然後稱為簡

要所得者矣

譬如渴人飲海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復結上文意卷萬億數之義譬如極渴之

人飲大海之水飽足則止然後焉得知其

餘廣大者哉

宗師第五

此篇言古今帝主賢士皆所宗師之故曰宗師

藝

七

客曰子之所說佛道崇虛至尊至大二帝三

王曷不脩之

既為佛之崇高清虛至尊貴而廣大二帝

堯舜也三王夏商周也何不脩佛之道

孔子老聃何不傳之

夫子老子何不傳佛之道

六經不載其辭

儒教書中不見載佛之言辭

諸子不書其說

儒門諸子等籍亦不見書經所說

且先賢古哲未聞行其道者而子獨好於異

耶

結上文古之聖哲先賢等經諸子等書皆

無所宗佛者唯子獨好異端之教也耶

妙明曰子執之固也

子偏執之固蔽者也

書不必孔丘之言合義者從

丘孔子名然孔聖之書理微言極有所未

達者亦不可定用但以合義者亦皆從順

者也

藥不必扁鵲之方愈病者良

名醫傳扁鵲古之善醫者曾療虢太子逆

蒐亦不必定用但能痊愈其病者亦良善

也

萬善殊途而同歸

然萬善為者不同一路其善則一也

百慮一致而為善

百般思慮至唯為一善也

為善不同同歸于治

聖

八

尚書云為善故不_八一端而無不可之善洎

有所成則同名歸於善治也

君子集眾善而輔其身

君子者成德之士也凡君子之所作為惟

集積眾善而以輔助於其身也

而以何常師有耶

論語魏公孫朝即魏大夫問於子貢曰仲

尼馬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

有也耶

昔者虞舜師務成唐堯師尹壽

予按老子列仙傳化規實跡帝堯之時為

務成帝舜之時為尹壽恐彼時人言急切

而誤也又恐集書人差於事林類要道教

洪續內明之也

漢文禮何上

漢文帝禮何上公而求道德二篇也

黃帝拜廣成

黃帝於崆峒山拜求治身之道於廣成子

卷七

九

武丁納誨傳岩

說音悅付岩即付說也武丁即湯高宗尚

書說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其德也

太甲投誠伊尹

尚書太甲乃湯君至昏者也湯祖三聘伊

尹為相後以阿衡之任放逐太甲於桐宮

帝悔過修德既成後立號太宗也

文王尊呂望

史記文王為西伯時一日夢飛熊之兆卜

之於渭水之陽將太德焉天與汝師以之

佐昌昌齋三日渭水果得呂望勞而問之

乃載以飯立為太公望

仲尼學老聃

家語適周篇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苴弘

子將行與南宮敬叔曰吾師老聃博古知

今者也

豈但見載於六經然後以從其學也

此標客言以結上文意如上諸聖皆有其

師豈直待載於六經然後從而為學也

佛既生周昭前住見法化未來此土暨漢明帝

永平十年聲教漸始流入中區

史記後漢明帝永平三年四月八日夜夢

金人長丈六放大光明次日問群臣丞相

韓憲奏曰此西方聖人也周朝備云千年

之後教來此土帝悅遣蔡愔等一十八人

齋勃西國尋訪聖典至流沙遇摩騰竺法

蘭白馬馱經相永平十年十月到於洛陽

帝大悅重賞譯經於時方流入中國

且二帝三王註見在前時殊代異隔而不脩

二帝三王與佛時世不同遠隔邦域故不

脩佛道也

華

十

仲尼百陽審無受器知而不傳

仲尼夫子也百陽老子也孔老二聖審無

受道之器而無可傳者故知而不傳也

諸子未達豈敢言也

周秦之時佛法未來諸子豈敢妄傳

天如是奚二帝三王孔子老聃傳習記載之有耶

結上文意夫如是則何為二帝三王孔子老子兼其習學門人記述載事之有也耶

厥後白馬經來

厥者其也經來註見在前

赤烏僧至

三寶錄云三國志吳王赤烏四年康居國沙門僧會至顯大神異王禮事之

蘭騰道揚於明帝

三寶錄云漢明帝摩騰竺法蘭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楮善信等上表滅佛帝命二教於白馬寺以二教經置二板臺同時舉火道教皆毀唯佛典獨存於時君臣愕然愈

堯

士

加崇奉

僧會德被於孫權

三國志孫權吳王也時康僧既至廣陳如來之玄妙王求舍利立壇祈三七乃至王試真瀉火焚砧鎚俱無所損王遂建浮圖

隋文稽顙曇延

稽遲也。額額也。隋史高僧傳。曇延法師中條山西宮寺僧。隋文帝同輦。與帝以師禮之。拜封為國師。

梁武投誠寶誌

梁史僧寶誌即公誌也。梁武帝投禮為師。

李唐傾心玄奘

慈恩傳。唐太宗貞觀年間。法師西天求教。回親迎於儀鳳殿。對言西域勝境。奉紹於洪福寺。譯經帝及公卿國戚皆傾心禮也。

姚秦拜首羅什

釋氏通鑑。姚秦即姚興也。都長安。因討鳩慈得羅什於終南山。賜立逍遙園。翻譯衆經。乃以香花敬禮侍之。合國王臣事禮也。符堅禮敬道安。

五代史僧寶傳。符堅尅襄陽。得道安法師。同輦載飯為師禮之恩。屋甚厚。

齊主師崇上統

齊史僧寶傳云。齊世祖武成帝大寧三年。受上統法師朝。中大臣無不敬禮。勅報德。

寺請師居之

裴相了心於黃蘗

傳燈裴相諱休字公美京兆人出刺瑞使州

諸高安寺因問黃蘗壁間畫者何也藥曰

高僧真儀休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藥高

藝七

十一

聲云裴公公諾在甚麼處休即有悟

昌黎求法於大顛

釋氏通鑑云昌黎即韓愈字退之官拜為

刑部侍郎唐憲宗于鳳荆護國寺即今法

門寺迎佛骨於內宮供養愈上表謗佛帝

永樂北藏

折疑論

欲誅之裴度等諫貶於潮州聞大顛親詣
求法云弟子軍州事繁省要處乞師指示
良久愈固措侍者三平搗禪床一下師云
作麼平云先以定動然後智拔愈云師門
風高峻於侍者處得箇入路

李翱道問藥山

傳燈云李翱字習之唐賢臣出守豐州聞

藥山惟儼禪師道風一日謁見師不顧公

曰見面不如聞名便退師云尚書何得貴

耳而賤日公遂拜而問曰如何是道山以

第一八八册

手指淨瓶曰會麼公曰不會山曰雲在青

天水在瓶公於言下有省

山谷禪叅佛印

傳燈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宋哲宗

元祐間丁憂在家嘗詰黃龍山晦安禪師

茲七

十三

處一日舉孔子謂弟子曰吾弟子以我為

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是丘也於是請公詮什晦安不然其說

公怒愀然時當暑退問公聞木樺花香乎

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頓然領悟

晉主虔恭慧遠

晉史釋鑑晉孝武帝大元年間聞遠公法

師道風帝幸于山修東林寺以師禮之

宋文致敬求那

釋鑑五代時宋文帝元嘉年間帝見求那

般摩法師云弟子常欲齋戒不遂望師教

之師曰帝王與匹夫修之各異匹夫身賤

名劣帝王乃四海為家與萬民為王不殺

之德亦為重矣帝曰師言真為開悟人心

明達物理帝深敬仰

蕭衍詣寺捨身

史記衍即梁武帝名三入金田捨身群臣以百萬金珠贖帝歸朝

丹霞迴途選佛

傳燈丹霞唐文宗時人因儒長安應舉遇

僧曰選官何如選佛霞詣江西馬祖既至云緣在石頭既至命執爨後三年披剃大了祖意矣此言丹霞為儒終皈釋門後果成道矣

而子復云未聞行其道者何蔽也哉

永樂北藏

折疑論

蔽障也自堯舜至漢唐宋以來聖君賢臣高士明儒行此道者畧舉以曉之子何不聞而自障蔽也

自古賢哲莫不匿跡佛書棲心祖道豈予獨好於異乎

堯

古

至古自今賢能聖哲無不匿踪跡於佛之經書潛栖心意於祖道豈今我之獨好異端者乎

通相第六

此篇通明佛之妙相故曰通相

客曰子言佛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註見何

第一八八册

異人之甚耶

客擬第二篇中之事故重徵疑

殆富子之說非實之然乎

殆將也客言子將豐富汝教之言以荅者
不是誠實之然者乎

妙明曰不然

不然其說

昔者伏羲蛇身

伏羲外傳曰伏羲生而蛇身有鱗甲
神農牛首

神農外傳曰神農頭生兩角如牛

堯眉八彩

堯外傳曰淮南子曰堯王眉有八般彩色

舜目重瞳

舜外傳曰淮南子云舜王兩眼有重瞳

堯

堯

文王四乳

文王外傳曰周文王育生四乳

周公背婁

周公外傳曰周公背隆起者腰病也

臯陶馬喙

臯陶外傳曰陶音姚喙許穢切舜賢臣也
口似馬喙

夏禹王虎鼻

夏禹外傳曰夏禹王其鼻如虎

而仲尼天賦淑德

孔子外傳曰仲尼孔子表字乃天命淑善
之賢全德者聖德也

其眉如堯

八形

其目如舜

重

其背如禹

寬老子

宿蘊異質生而皓首

老子外傳曰老子宿世蘊積惟異形質生

而白髮

老而童顏

曰髮似老童子顏容

耳漫而大聃而無輪

耳漫長大而無輪疏謚曰聃

此皆異人之狀何獨異佛之問耶

如上所引歷代聖賢皆有異常之相狀何

獨疑佛之異相為問也耶

是以聖人具非常之狀而有非常之德

觀夫聖賢具非常人之相狀亦有非常人

之德行也

豈直與天下匹夫匹婦之為類也

焉豈特直與普天之下匹之愚夫一匹

之愚婦常流俗輩同類而為例也

而子所問可謂局矣

卷

去

如子之所問可為偏執局量者矣

論孝第七

此篇全言為孝故曰論孝

客曰孝經以四事不毀為德之本

四事者身體髮膚也人之一身四體毛髮

及其皮膚皆是父母所生不敢毀傷者言

人之行莫大於孝故曰為德之本也

論語以三事無違為孝之先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問

孝於夫子子曰無違謂不皆於理也樊遲

夫弟子御其車夫子恐懿子未達故謂

樊遲以發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

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生事葬祀

乃事親始終具矣是以為孝之先也

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

故者指義之辭後効也啟開也曾子疾之

臨終使弟子開其衾被也而視之於手足
門人曰何謂也曾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
當全而歸之

以其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
衾而視之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可

華

七

謂孝矣

文出禮記

今之沙門

梵語沙門此云勤息

剃除鬚髮不守全軀何違聖之不孝耶

此復伸上章孝經四事不毀論語三事無
違之言

妙明曰不然

不然此理也

昔者泰伯被髮文身可謂毀傷矣而仲尼稱
其至德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讓不嗣位剪髮文身
之於吳其弟仲雍次曰季歷生文王泰伯
文王伯父也論語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
已矣三以天下而以讓民無德而稱焉其

剪髮文身孔子何不責其不孝以稱其至德

豫讓漆身

史記豫讓晉人先事范中行氏後事智伯趙襄子殺智伯讓欲報仇漆身為癩吞炭

為啞五殺不中後仗劍而死矣

荆軻義死

刺客傳荆軻齊人之燕燕太子丹使軻入

秦為刺客不中遂死於秦

介子焚軀

介子曰晉文公既即位子推無爵遂亡去之綿山文公召不出以火烈山林擬逼而出子推守節伏火而死矣

夷齊自餓註見在前毀之至也而六經子史未聞譏其不孝

葬

大

以秦伯豫讓荆軻子推夷齊等皆自毀其身而日觀六經子史未間見責其不孝反以至德而稱者何也

孝之言順也

從順父母之正令為言孝順也

善事父母之爲孝

惟善能事奉父母之爲孝也

元氣混沌孝在其中

天地未判混沌乃一元氣未分之前孝道之理已在其中

塞乎天地橫乎四海

既分天地之後其孝塞乎於天地之間縱橫於四海之內

罔不至夫醇醇之孝

罔無也醇醇厚也人生天地間無有不至

於醇醇醇厚之孝也

明乎無始

故孝道發萌於今時之際

親親之道涉乎有爲

上一親字是尊愛之義下一親字指父母

言故尊親之道而涉乎於有作爲也

古者包犧氏之時以無爲之道化利天下史記包犧氏即伏羲也謂上古三皇之時

用無爲無作化道於天下也

而民質朴

上古之人質朴敦厚

不知有出告反面之道冬温夏清之儀

告音孤申上文禮記云出必告註以知去
處也反必面註回家見於親不敢使親之
有望也冬則令暖父母之枕蓆夏則扇清

枕蓆之以凉上古之時皆無此儀

豈能全三事之無違四體之不毀者乎

結上文泰伯豫讓荆軻子推夷齊等皆載
史書以賢聖之德而稱何曾由守二事四
體之稱贊也耶

而先聖後聖無處言時民之弗孝也

復結上文意先聖後聖指上古中古而言

謂六經諸史並不見定言時民之不孝也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註見在前德者福慧仁慈之

謂也

德者得也謂得乎光明正大統一之稱福

者安享顯榮百順之義慧者性通理解曉

達之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慈者柔善寬

容於物謂者言說之辭

又云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論語有子所言善事父母之謂孝善事兄
長之謂弟為仁者猶言行行也歟謙辭退
疑不敢質言也

仁者愛人利物之稱註見上文又仁者忍也好生

惡殺善惡含忍謂之曰仁

善

干

中庸仁者人也孟子曰仁者人心也又好
生惡殺之謂仁好生者好愛於其生物也
惡殺者嫌惡也見殺則不忍於其殺物也
含忍為仁者蓋仁心積久而廣大一切善
惡則不能動其心是謂含忍也此深明為

仁之理也

如數罟不入於污池斧斤以時入山林

孟子數音促罟音古污音烏數密也罟網
也罟烏爪切罟下之地水聚也罟者網古
必用四十之日魚不滿天市之不得鬻草

木零落然後斧斤方許入山林

非其時伐一木非孝也非其時殺一獸非孝
也

禮記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禽獸以時殺夫
子曰斷音短斷一木殺一獸不以時非孝

也故君子廣仁愛之心於草木禽獸尚不
忍害何況於人乎

是以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孟子曰齊宣王豐鍾以羊易牛二者得其

並

王

兩全無害以為仁之稱也聲謂將死而哀
鳴也蓋人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
禮而不忍之心不可施於見聞

至於孔鈞不綱

論語綱網之大繩屬音獨綱絕流而魚者

是也孔子少貧賤為養牲與祭或不得而
已鈞也

殷湯改祝

史記商湯出野見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
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喜註嘻嘆辭盡之矣

去其三面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其禽
獸也

雖皆形於含忍而猶未及大慈普覆於生靈
也

謂子然鈞而不綱殷湯改祝孟子見生聞

聲皆有含忍尚猶未及吾佛之大慈普覆護一切生靈也

而我竺乾大聖人

乾天也西天有東西南北中五天竺國大聖人者佛也

其仁慈含忍特越常倫

仁慈含忍註見上文特異也越過也常尋常也倫即倫類也此言佛之仁慈含忍其異超越尋常之倫類者也

以四方六合之中

東西南北曰四方兼之上下曰六合

八紘九圍之內

八紘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有八紘八紘者四方四維也文選註云紘者綱也紀也為天下方位

藝

主

之綱紀東方之紘曰桑野東南之紘曰衆安南方之紘曰反聲西南方之紘曰火土西方之紘曰天野西北方之紘曰沙所北方之紘曰委羽東北方之紘曰方土九圍者乃禹分九州即異充清徐揚荆豫梁雍也

飛空走陸

飛空者飛鳥也走陸者走獸也

具識含情

六道四生之中皆有情識

鱗甲羽毛

鱗甲龍魚及蛇類也羽者禽鳥也毛者走

獸之類也

血氣之品

但是大小有情識者皆屬血氣品類

悉以等慈戒而不殺

結上文一切有情盡皆等慈戒而不殺

故梵網經云

即佛之戒經也

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

佛觀一切男女即作父母之想

華

三

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

佛意生生世世皆從父母所生故觀一切

男女如父母是也

故六道衆生皆是父母

六道者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傍生凡六

道中男女等恐有先世之父母皆作父母之想也

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

即殺我父母者謂殺多劫已來所生我之父母或有宿報而墮於此類若今殺而食之

者恐然也亦殺我故身者或殺我前生曾

墮此類今若殺者亦如殺我故身也

出家人戒律有明文不殺生草而况於有情乎

律中云昔有比丘被賊劫奪衣物悉盡賊

知佛子愛護生草守戒不殺恐後遂將比

丘繫於草上其僧竟日不敢動移後遇其人釋而去之生草尚爾何况於有情者乎

以是論之則麤細之行顯然

麤行者孟子等言也細行者如來之行也

而權實之道彰矣

權實之意註見在前

夫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

禮記內訓曾子曰養親以養志為先樂其心

謂順適其心故樂而無憂也志則心之發
動有所欲矣故又當先以意誠使無違逆
也怡聲以問所以樂其耳也菜色以溫所
以樂其目也

安其寢處

卷七

禮記昏定所以安其寢也晨省所以安其

二十四

處也

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終身

禮記謂孝子終身之終

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

禮記謂自終其身也

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
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禮記父母所當愛之犬馬猶不敢輕賤之
况父母所愛之人乎

公明儀

曾子弟子

問於曾子曰夫子

即稱曾子

可謂孝矣

禮記公明儀曰夫子可以爲孝乎

曾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

曾子聞公明儀所言夫子可以爲孝乎故

曾子未敢承當爲孝之道是重言所問曰

是何言歟也

荅

至

夫先

先音線先之義

意承志

行在父母意前承謂承順父母之志也

示父母於道

禮記本文字今作示自以聖人之道開示
父母今履而行之也

可謂孝矣

以聖人之道指示父母行之則可謂孝矣

參直養者也焉得爲孝乎

參曾子名曾子自稱其名參直養事者夫

孝者尊親嚴父配天也焉敢稱於孝乎

而我沙門示父母以福善

垂示父母以福善乃成德之所基

使行之而不輟

不輟謂行而不止者也

漸除生死永息輪迴

漸除去生死之因永息輪迴之苦

絕恩愛河竭煩惱海

漸除攀緣恩愛柰河枯竭無明煩惱苦海

脫形軀於假聚得果報之真實

脫離幻化身形體軀虛假血氣之聚得其

無上善果真淨實際之位

豈小補哉

如上脫離假聚了達真實焉豈稱為小補

哉

且父母有非行而子能爭之使不陷於不義
猶得為孝

孝經云父母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正
謂此也而猶得稱為孝焉

慈

美

奚况脫離於惡道獲證於善果而已矣

結上文意使父母不陷於不義猶稱為孝
也又何况化父母為善脫離於惡道得證
善果而已哉矣哉矣

今我沙門剃髮剪鬚絕名弃利

剃除鬚髮者謂捨世間之形而絕虛名絕
薄利也

遠榮辱去浮華

有榮必有辱故遠於榮辱去除世間虛偽
之浮華也

道慕無爲心遊物外

修慕無作無爲自然之道心優遊於萬物
之表也

方焚身自害者亦以遠矣

方比也若沙門剃除鬚髮而爲不孝若比

之介子推豫讓荆軻秦伯夷齊等焚身自
害者遠之遠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論語子張所謂士者見危致命者能於當
死而必死

茲七

三七

言義死者

忘身取義者也

不愛其身

既忘身取義者故不愛戀其身

是以君子之道事不必果

君子所行之道凡事亦不以必定妙果也

唯義所在

唯獨取義之所在也

苟拘小道而弃大德則賢者之所不為也

若苟且拘執於小人之道而反弃遺於大

德者子故賢人君乎未肯作為也

昔商王受

尚書受紂王名謚法曰殘義損善曰紂

無道凶殘暴慢酷虐

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由不行乎仁政曰

無道也暴惡傷害曰凶殘猛驟傲怠曰暴

慢苛法濫刑曰酷虐

剗剔孕婦

剗音枯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焚炙忠良

不擇賢士忠良以火焚而炭炙

行炮烙之刑

銅柱以膏塗之下加炭火使有罪者緣而

紂與妲姬以為大樂是謂炮烙之刑

斲朝涉之脛

斲音斲冬月晨朝觀涉過水者憚寒者謂脛骨隨不滿斲折而看驗也

酒盈池肉盈林

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男女裸形相逐於其間

聖

天

內荒其色

宮中立九市寵姐姬荒亂媼色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也

外廢其政

廢壞也政正也以正理立典常法則曰正

也由內荒色欲而外廢壞其國政也

極人間之富貴

極盡人間富貴欲樂者也

恣身外之驕奢

恣縱身外越分驕怠之奢侈

微子佯狂而去之

微子紂庶兄也因紂無道數諫不從則佯

疾顛狂而去之

箕子為之奴
箕子紂之伯父殷帝乙之子諫而不聽被

髮作狂而為奴

臣叔比干竭忠而諫遂剖腹而死

比干紂叔父也以直言諫紂曰吾聞聖

人心有七竅乃剖腹觀心而死

此亦不守全軀何不孝之可責耶

莖

若比干等被髮剖腹亦為不守全軀者何

莖

不謂責不孝也耶

而孔子稱之以仁

夫子皆稱之仁人也

豈直以全一身之鬚髮然後稱之為孝者乎

結上文意豈直用全一身鬚髮而後稱許為孝者乎

是以聖人因事而立制理無常守

自古聖人因其事而設立制度其理雖設

而固無常守者也

子曰君子不器

論語成德之士不着於器量也

言器者各周其用

如車不可為舡舟不可為車也

至於君子無所不施

成德之士體無不具用無不周特非一材一藝而已君子所以不器者無不施為也語云致遠恐泥

論語子夏謂泥者不通也大道愈遠而愈通小道致遠而塞泥也

此聖人之所病也

病患也因此聖人憂患泥事不通也

猶孟孫等四人問孝詞同而答異

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

之孝者是為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比謂問孝之言詞皆同故夫子所答而有別異

茲七

三

蓋以隨其器而授其道也

結上文意論語孟懿子即告眾人者語孟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語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語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器之高下於其所失而告

之有不同由是隨其器而授之其道也

又奚得以體而可局哉

結上文意三教聖人然各立門風其當行不同由是之道隨人根器而授之又何得用一體而可局量也哉

是以智士仁人不封着於名句也

智慧達士德行仁人不定封執着於名相

語句以偏枯居量為例也

若子之問誠為近矣

若子之所問誠實為淺近而矣

拒毀第八

此篇因有所疑以抵拒之故曰拒毀

客曰延福莫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

莫無也欲延長於福者無能超過繼續於後嗣欲莫不稱為不孝者無過不絕於後嗣也

藝

三

美玩莫過於珠玉麗飾莖過於幣帛

嘉美玩好者莫過於珍珠金玉美麗粧飾者莫過於幣段絹帛已上四句皆引喻之辭

孔子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父母生之莫大於續其後嗣

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此

人倫之道續後為大

今見沙門棄妻子

為僧者弃去妻子

捐貨財

弃捐貨殖家財

何違福孝之行遠貨身之道耶

因何違逆福祐孝順之善行遠離資助其

身之大道耶

妙明曰子言過矣

言大過矣

夫妻子者身之餘

妻子為身外之餘

貨財者道之餘

貨財為道外之餘也

是以愛念情慾身之害也

是故用言妻子貨財偏愛妄念動情牽慾

無益有損故為一身之患害也

澄鑑清淨道之妙也

澄鑑者明鏡也言心若清淨之明鏡實為至道之玄妙也

且前有金玉後有兇虎人必捨而走不敢取之何也以其先命而後利也

兇音寺似牛一角身重千斤以虎為食乃

莖

三

傷人之惡獸也且踰前面雖有金銀珠玉

其後或有兇虎故人必定棄捨而走不敢

取前面金玉者何為然也蓋先愛性命然

後可以樂財利也

老子云身與貨孰多

欲厚其身必薄其利

得與失孰病

欲去其病先忘其得

是故甚愛必大廢

愛之愈甚廢之愈大

多藏必厚亡

既藏所多必有厚亡之患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殆危也可行可止則不危其身故曰知足

不辱漢疏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

多則則益其過故曰知止不殆也

可以長久

達此數句之義可以保身命之長久

又曰罪莫大於可欲

可許可也欲貪欲也欲心既萌何時而足

聖

至

唯得為務若也許欲者其罪更無大於此

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貪不義之財而無厭足者禍患無過於此者也

欲莫大於欲得

欲殃欲也子曰戒之在得得貪欲也貪欲

不止殃欲必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此復明上文知足不辱之意故知足之者

以不足為足則常足矣

又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金玉滿堂非貪愛而能得古德云貪財莫

若不貪財只為貪財天降災貪得財來人

不在何如人在不貪財而然也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驕矜肆也咎殃也凡居富貴之位不守其分而馳騁富貴驕傲者乃自遺弃其位而反招殃咎也已上數章皆出老子書子獨不聞乎

謂子豈獨不聞言乎

且性命之於人重於泰山

天地之間萬物之類最貴重者人之性命也故以泰山喻之也
專財之於人輕於秋毫

毫毛也唯秋毫極微極細專財非不貴也
有我則當用我既已亡其專財非我所
故喻秋毫之輕也

其澄鑑清淨愛念情慾亦以類矣
結上文意以其澄鑑清淨則愛念情慾亦

聖

聖

以同一類矣

是以聖人

指上古聖人及三教聖人而言

急其所大而緩其所小先其所重而後其所輕

急其所大者澄鑑清淨也緩其所小者愛念情慾也先其所重者性命也重其性命若泰山後其所輕者妻財也故輕其妻財若秋毫是也

誰有智者能損其所厚之生而趣其所薄之

利乎

趣向也言誰既為有智之士豈能損其所厚之生命而反趣向於其所薄之微利者乎

孟子所謂好貨財私妻子者不老也

孟子所言五不孝者此第三也謂貪好貨財而私愛妻子不顧父母非孝子也

而我沙門棄妻捐財於是道也可謂符合矣奚反以不孝而見責也

夫今沙門弃抽妻財而修其道者正合孟

慈

孟

子之言而反見為不孝之責也耶

夫學佛者

夫欲學佛道耶

了世道之浮脆明時事臧否

臧善也否惡也虛偽不實謂之脆謂學佛

者先了世道不實不堅之事然後而明察乎當時事務善惡之理也

崇德履道

誠信崇德履踐聖道

去慝立身

去上聲除也慝惡也若去除惡而然後則

可立身也

止暴慢以慈柔

禁止凶暴傲慢用行慈善柔和

制凶強以忍順

制服凶惡剛強而行柔忍和順

莫不使人御善慶以達無為

莫無也御進也結上文數句若依此而行之則無非使人進善慶而通達無為自然之道也

憑福孝以超有漏

憑依託也超越也漏滲漏也重舉上文意所行則依之以福德託之以孝道必能超越至無滲漏之果位也

近光祖称

近則先顯於祖宗光祿者也

遠歷菩提

歷近造也造猶到也遠則造近於菩提也其福孝之大無逾此也

逾越也凡為福孝之大端無能逾越光顯

聖

祖祢造歷菩提之為極致者也

三美

夫何感哉

如上所言夫何感也哉

在昔夷齊不嗣巢許無後

此兩句總結上文意夷齊餓死於首陽巢

許隱跡於箕岫皆無後嗣也

而仲尼稱其賢

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許由亦然

未聞譏其非孝也

若夷齊許由未曾聞人譏毀為不孝者也

今之沙門拋塵俗之纏縛尚物外之清虛

今之僧人拋棄塵世冤債之纏縛高尚於

萬物之外務清虛無為之道也

趣不往不來之方

趣平聲入也趣入不去不來真淨之大方
求無滅無生之理

以求無死無生之妙理也

方之夷齊巢許之道亦以遠矣

總結上文意若沙門所行之道比方於夷

齊許由之道亦其高遠矣

夫如是豈違福孝之行也哉

夫如此所行之道豈何違背於福孝也哉

折疑論卷第二

折疑論卷第三

茲八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評議第九 此篇評論禮儀之節故曰評儀

客曰黃帝垂衣而縉紳之服備

留於世間而化利天下也故衣冠始治於

卷八

黃帝

素王制禮而曲躬之貌形焉

素空也言孔子有君師之德無君師之位

佐傳序云夫子作春秋為素王佐立明傳

春秋為素臣故禮樂始興於孔子

服為三德之初

三德者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此三德惟服最先故曰初也

貌列五事之首

五事尚書云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註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此五事惟貌最先故曰首也子路遇難不忘結纓

纓即繫冠之帶也子路遇衛太子難結纓
正冠而死雖困而不廢其冠冕

原憲雖貧不離華冕

莊子云原憲魯人也貧居破屋常戴其冠
子貢曰過之病甚憲曰吾聞無財為貧道

不行為病吾貧而非病也

今之沙門

言當時之僧人

剃鬚髮衣緇袍

衣音義穿也緇黑色也袍大衣也

外無跪起之儀內絕溫恭之禮先王之制得
不違乎

外於君王處無跪拜之禮儀內於父母處
無溫二和恭敬之禮貌將其古先哲王制作
之法不行焉得亦不違背者乎

妙明曰甚矣子之不達也

甚過也此責客問甚不通達於理也

古者蛇身虎鼻之君牛首龍鱗之聖

伏羲蛇身龍鱗禹王虎鼻神農牛首皆聖
君也

啖羶飲臭

啖食也羶腥也臭肉之壞也燧人氏以前無火人以生肉新血而為食今祭祀用牲然也

衣羽衣皮

衣俱去聲黃帝已上未有衣服皆用禽獸毛羽皮為衣

夏則居槽巢

槽音曾鳥巢也上古聖人無屋夏則居鳥巢

冬則居營窟

營造作也冬則居造作窟穴而住道崇質朴

論道也則崇敬

德尚清虛

論德也則尊尚於清虛無為也

未知温恭跪起之儀不識章甫縉紳之美

總標前問章甫天子之服縉紳註見上文

故宓義被髮而足不躡履

被髮跣足

神農露頂而首不加冠

頭無冠冕

當於是時

當於此聖人時

豈有簪纓冕服之飾也哉

結上文皆是聖德之君無為之道化利天

下焉豈有簪纓冕服而為莊飾也哉

而六經諸子稱其至德未聞以冠冕之闕責

其非理也

謂六經諸子之書惟稱至德之道未曾聞

恠責無冠冕而為非理也

昔魯哀公

家語哀公即周之三十三主也

問於孔子曰舜冠何冠

冠上去聲下平聲問舜帝戴何冠也

孔子不對

夫子不荅其說

公曰寡人有問吾子不對其意何耶

寡少也此國君謙辭言少德也故曰寡德

所問夫子不荅何也

孔子曰以公之問不及於大方思其所對而對之

子曰因見公問其語不大方纔思其所對之辭

公曰奚為非大

茲六

公言何為不大

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德好生而惡殺

惡音悞嫌也舜為君也以德化民好愛生

成嫌惡殺戮

其政任賢而去不肖

四

去上聲肖不賢也行國則選任賢德去其不賢

明並日月

德明比並如日月也

化行若神

風化大行感應如神

龜鳳呈祥麟龍叶瑞

格物論云麟鳳龜龍為之四靈乃王者之

嘉瑞國有聖王則太平之世而現也

公獨以冠冕而問故非大也

若冠冕之問不是國政之大事也

天如是則道德禮樂在乎人之所為也

蓋道德禮樂皆在當時人君之所作為也

非章甫冠冕之所致也

不是章甫冠冕所致之道德禮樂也

英

五

老子云失道而後德

道自然也德猶得也道衰以德化之故失

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

仁者有愛利之心故德衰以行仁故曰失

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

義者有斷制之心仁心衰而以行義故曰

失仁而後義

失義而後禮

禮者有強民之意由義衰而用禮故曰失

義而後禮

夫禮者忠信之簿而亂之首

言禮者非合無為之道也故老子所謂禮

者忠信之簿而亂之首也言不務其內而

修飾其外故禮則出乎人偽也

是以聖德之君用無為之道化利天下

上古有道聖德之君用無作無為之道化

夷於天下由道亡德失而後尚仁至於仁

亡而義失又則尚其禮也故老子所言禮

者身外粧飾之虛偽也

奚拘於禮節乎

何拘執於禮貌小節之粧飾者乎

禮者敬而已矣

禮者恭敬之儀已矣

敬在乎心

故敬之禮出乎本心

而非在乎冠冕也

不是冠冕能生敬禮也

夫聖人之道豈直局於儀飾而已矣

莫

六

夫上古聖君用敦德賢朴行道以化民焉

豈直以局在冠冕儀飾而已矣

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

鐘鼓云乎哉

論語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

以鐘鼓則為樂此遺其本而專其末豈禮樂之謂哉

禮主敬非但崇於玉帛所貴乎安上治民也禮記禮主敬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所以辯上下定民治故安上治民莫加

於禮故不崇敬於玉帛

樂主和非獨在於鐘鼓所貴乎移風易俗也禮記樂主和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所以在治而和民聲故移風易俗莫加於樂也故不獨在於鐘鼓也

故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君子者成德之稱不以微小之知可許受之以大也

然聖人所制歷代服飾以中國之民行中國之禮者雖不可廢也

葵

七

黃帝制衣服周公制禮樂以此粧飾化利中國之民行中國之禮然雖不可以廢之而為離塵之士蹈象外之高行者又奚能倣之哉

蹈高蹈也倣者詩角弓章云爾之教矣民

胥効矣註曰王位在德元風俗之樞機也
教則民効其甚速若雖離塵寰之高士萬
象之外而行高遠之行又何直用做効此
曲躬冠冕之禮以局哉
且鄴生長揖於帝高

鄴生傳曰漢高祖嘗詔秦之隱士鄴生食
四音其食已至賜晏罷謝見侍女為帝洗足
以帝不重賢不拜長揖而曰謝筵中之正
座
許由拒命於帝堯

莊子讓王篇堯讓天下與許由由拒命不
至

河上坐見漢文

列仙傳漢文帝好道德嘗使使問義於河
上公公曰道高德貴不可遙聞後帝親幸

其庵河上坐見於帝

諸葛卧傲先主

史記諸葛孔明隱居南陽草廬徐庶薦於
先主先主往見孔明睡而不起
斯皆道光四海德被諸方

如河上諸葛等皆是道妙光輝四海德行
普被諸方

自古稱之以為高尚

尚猶上也自古至今稱河上諸葛等以為
高尚

亦未見以跪起之闕責其非儀也

夾

八

闕少也此標前之所問謂已上數人亦未
見跪起之闕少責其非儀也

今之沙門道崇敦信志慕無為

今之僧人習佛祖之風道崇高遠而敦厚

信實決志深慕無為之道

內不禮家君

家君父也

外不拜人主

人主者國王也

方河上之輩亦以類矣

有德高僧比河上之等輩亦皆同類矣

以此觀之自古賢德猶有高居井里嘯傲雲

山

孟子九百畝為井田五鄰為里歷觀古之

賢人德士慕其道也或高隱於井里或嘯傲避世而隱雲山之間

天子莫得而臣王侯莫得而友

禮記儒行篇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莊子天道篇曰曾子居衛天子不得

莖

九

臣諸侯不得友故養者志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忘心矣

禮儀制度不可得而拘也

結上文天子莫得臣諸侯不得友者之意豈可拘於禮儀制度也哉

而况象外之教乎

而何比况於沙門乃出塵象外之聖教者乎

是以君子隨其所宜無適不可

是故君子惟義是從但有所宜者無適而

不可也

豈區區冠冕禮儀而能禦哉

焉豈特用區區小貌冠冕禮儀而能抵禦

也哉

舉問第十

此篇舉喻異事而問故曰舉問也

客曰季路問事鬼神

季路即子路也客假此以徵釋氏言地獄

鬼神生死之事以為問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論語註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所以深告之也此聖人所絕也

此孔聖人絕不言之事也

今佛教輒說生死往來之事鬼神報應之徵

今釋教專說生死往來虛誕之事鬼神善

惡報應分明徵驗

吾恐此為非聖哲之語也

燕

十

孟子曰大而化之謂之聖書云知之者曰

明哲謂之道者也故客曰我恐此佛之道

不是聖哲真誠之語也

夫履道者當含和蘊素

夫行履此道者當要包含冲和蘊積純素

篤信務實

篤者純厚也信者誠實也務者專力於事也誠者誠信無妄之謂唯純厚誠而務實也

何必說生死以亂其心言鬼神而惑其志也

若也含和蘊素篤信務實者又何必用談說生死而亂其心言論鬼神而迷惑其志也

妙明曰子之所言可謂見外而未見其內責客曰子能見他外教中說生死鬼神之

事不見自己教中亦有所言之事中庸子

曰鬼神之為德也大極圖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註曰始處是生言生之初終處是已言已定說死

求近而不求其遠也

變

五

只求淺近之事而不求深遠之理也

以子路性氣剛烈暴虎馮河不善攝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

馮音平以子路躁性勇氣剛強猛烈暴虎者空拳而搏也馮河者非舟而度也不善

權攝輔生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
生焉知死此蓋責子路之辭也

腦臆崛起

崛魚勿切特起之意謂子路宵臆高起縱
肆之貌

言無卑讓

人事尚然不能如何能知鬼神之事

是孔子抑而遏之豈盡實之言乎

是此也孔子抑按止絕而遮遏之意焉
豈是實無鬼神之說乎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論語孔子謂非其鬼者謂不當可祭之鬼
如祭之者諂求媚也

人神曰鬼

伸而生之為神曲而死之為鬼

鬼之言歸也

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

人之魂鬼所歸往也

春秋左傳曰人生始化為魂既生鬼陽曰
魂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鬼禮記曰

鬼氣歸於天體鬼復於地蓋鬼者神也陽也氣也鬼者精也陰也形也結上文人之鬼鬼所歸而往反者也

言其非祖考鬼神而祭者諛求也

祖及父亡之皆稱為考言不是自己祖考

煇 十三

之鬼神祭之者諛求也

又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

三年喪畢神主以立於家廟以鬼神之禮

於春秋之時而享之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春之雨露既濡秋之霜露既降皆舉祭祀之禮由寒暑變移展其孝思也

又曰生時愛敬

父母在生則事之以愛敬

死事哀戚

父母既死則事之以哀戚

又曰喪則致其哀

父母死喪則致其哀戚

祭則致其嚴

歲時祭祀則盡其嚴肅

又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后稷周公始祖昔者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以始祖后稷則配天享之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文王周公父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官周公

燕

十三

因祭上帝於明堂乃尊父以配享之此宗

廟文王嚴父以配上帝也

又曰生則親安之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惟心則父母生而

安其榮養

祭則鬼享之

父母死而為鬼則享其祭祀也

又曰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事天明即父乃合天道也事地察即母乃合地道也既有是孝則天地神明之理甚

彰著矣

又曰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能致敬於宗廟則宗廟鬼神之禮甚彰著矣

孝悌之致通於神明

孝悌之道致其所至幽則可以感通於神明已上數章皆出孝經

又曰生事之以禮

父母生存則愛敬以禮

死葬之以禮

父母既亡則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

父母既葬則祭之以禮

又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間去聲菲薄也論語孔子謂禹王所行之

事吾無指點有罅隙能致孝乎鬼神謂享祀豐潔薄自口躰厚祀鬼神也

禮記有祭統祭儀唯言配天祀帝享祖嚴親奉神事鬼之道

結上文意禮記中有祭之儀軌今以引之

喪

古

而為証唯者獨也不謂獨祀上帝享祖宗祭神奉鬼之道非也只是責子路氣質剛勇不能辭讓誠意之辭

豈絕人事鬼神而知生死哉

豈絕人事鬼神欲知生死也哉

子獨不知之乎

責客獨不知此理者乎

但孔聖言其鬚鬢

但以夫子之言畧有彷彿相似而已

如來剖其幽微明發因果備陳報應植善崇

福種惡獲殃泐天下以歸其善

如來之教能剖發明因果之實備細陳白

種植善因判於幽深微細則崇敬於福報

之應種植惡因則自得於殃禍之應以此

分泐天下之事莫不歸於善道也若尚書

云故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周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余殃此善惡報應之說甚分
明矣

豈獨以佛家好言鬼神事乎

與

丑

結上文意豈獨以吾佛好說善惡文意為

鬼神報應之事乎

夫如何儒釋相違之有哉

如上數文孝經論語禮記尚書周易之言

皆孔子之教明其生事死葬配天祀帝享

祖嚴親奉鬼神之道若此則儒釋之教何有相違悖也哉

解域第十一

此篇以別夷夏之域而不同故曰解域也

客曰仲尼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亡古無字論語謂且夷狄有君長不如諸

夏之僭亂反無上下分蓋孔子傷時君之亂而嘆也雖有其君不行其道非實無也孟子曰吾聞以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此責陳相許行用諸夏之禮儀變為蠻夷者也

且吾子曩時學二帝三王之道六經諸子之書

客責妙明昔為儒時學堯舜夏商周之道習易詩書春秋禮記樂記之六經持莊子列荀等諸子之書

今更捨之

將六經諸子等書今更改捨而弃之

反學西域之言不亦陋乎

反者不合也反以為學西域佛之言教為之鄙陋者乎

妙明曰吾昔未見大聖人微旨之時亦嘗出此語與子所見不相遠也

謂我昔未曾見大聖佛微妙之旨者亦以曾出此語言與子知見不相遠也

今則不然

應

若今之所言則不然如是也

去

若子可謂知禮樂之華而闇道德之實窺爝火之照而未覩日月之明也

闇幽也昧也爝火者小火把也今若許子可為曉知禮樂之光華而闇昧道德之真

實者何異莊子云日既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照也不亦難乎謂客之所見於小火也而未見日月之明也

孔子所語疾時君之廢禮孟子譏陳相之專農意有所主理非決然

結上文兩節之意所謂孔子所言則蓋傷昔時人君之亂而壞禮孟子所言許行陳相之見反變為蠻夷而專此兩者俱務農事非君子所行之道也
昔孔子欲居九夷

論語注東方有九種夷後漢東夷傳曰畎
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
夷欲居之者乃明乘桴浮於海之意也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或有曰陋如之柰何故夫子曰君子居之
夷則化何鄙陋之有耳
去及仲尼周流天下而時君莫行其道
及至夫子周流七十餘國欲行先王之仁
政故當時國君皆無行其道者
孟子思濟斯民而諸侯無聽其說

孟子亦遊諸國說行仁君之政思濟斯民
諸侯亦不聽其說
豈為陋西域之術而弗用也耶
若孔子疾時君之廢禮孟子譏陳相之專
農而諸侯不聽其說焉豈是鄙陋西域之
教而不用耶
夫姬文似禹君之聖者也日磬由余臣之賢
者也斯皆生於夷狄
日音密磬音低姬文王姓似禹王姓文王
生於西邠禹王生於石佃二聖俱生於夷

邦於中國行仁君之化仁君之政未見言其廢政也金日磾漢文帝時忠臣番人也亦有賢人之德由余始皇帝時入秦之界使亦賢人也若文王禹王金日磾由余等明君賢臣俱係夷狄之人也

太康周幽君之荒者也

史記太康啓之子禹王孫也好畋獵尚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字雕墻荒淫其甚若此其國未或不亡也史記周幽王寵褒姒以不好笑幽王為烽火大

鼓命曰若有寇至舉火則以救之幽王戲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姒大笑幽王悅之後胡兵至王舉烽火諸侯不信意以為戲遂殺幽王於鄜山之下而虜其褒姒也石趙羸秦君之暴者也

燕

文

史記石趙即石勒也東晉元帝時專於殺戮史記羸秦始皇也縱行無道吞併天下之凶暴也

趙高李斯臣之佞者也

佞讒佞也趙高官官也李斯丞相也二人

皆始皇之臣殺太子扶蘇及二世胡亥

侯景宇文臣之悖者也

史記侯景梁武帝悖逆之臣因武帝於甚
城而死宇文隋陽帝悖逆之臣逆殺煬帝
於洛京

斯皆生於中夏

太康之下俱中夏而生也

以是觀之豈得以封域而限賢愚之與美陋
哉

以此觀之焉豈得直以封疆之邦域所局

限賢愚美陋夷夏之論哉

且文命出西羗而聖哲

尚書文命敷於四海禹王德號也西羗者

今戎州界乃夷人也

瞽叟生於中夏而頑嚚

燕

亢

瞽叟傳瞽叟舜王父也心不行先王德義

則為頑舜繼母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中

夏人也

文王生於西邠而脩仁德

文王生於西邠之邊而布仁政以脩其德

殷紂都於東洛而恣克殘

殷紂紂王也謚法殘義損善曰紂都於洛陽中原縱恣克惡而殘害無道也

黃帝道慕華胥

列子云黃帝閑居大庭齊心服形三月不

親政事晝寢夢遊華胥之國後舉華胥之

治

老子義學天竺

尊釋篇古道經元皇歷云天竺有古皇元生即吾師也善入泥洹化遊天竺今已返

神還乎無名絕身滅影不始不終綿綿若存吾今遊矣

穆王過終北而忘返自鄙周室之弗如

列子云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返周室慕其國撒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

數月乃復既返周室鄙嫌周國之治不如北之治也

齊桓適遼口而忘歸自思齊國之不若

列子云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劫舉隰朋諫曰君捨齊國之廣人民

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云自思齊國之不如於此也

且壯星之辰

壯星之辰者北斗七星之前有五星天文步天歌曰第一座名紫微星第二座太子

燕

干

星第三座庶子星第四座后宮星第五座

天樞星以星言之為北辰也

在天之中

又步天歌中所謂天之中有三垣若品字而排第一紫微垣第二太微垣第三天市

垣外有二十八宿分位兼諸餘星以理取之其辰正在天之中也

在齊之北以此觀之齊魯漢魏之地未必為中也言北星辰在齊地分之北如此則齊國魯國魏國等亦未是中也

若此以彼為西戎彼必以此為東夷矣

假如此望彼天竺國為西戎彼必指此國為東夷之地也

而又且孰為其中耶

孰誰也若此則果以將誰國而為中國也

自高天之所覆厚地之所載

若自天之所覆蓋地之持載於中而無邊際

山川之廣邦域之多不可以億數而記

筭數曰十萬為億言天地之間山川廣大

甚

主

邦域盛多故不可以億萬之數而記之

又焉知此為中乎彼為邊乎

若此言之又何知此間為中國彼間為邊乎

且佛經以三千大千世界為一化佛所王之

寰宇也 王去聲若君臨天下曰王經云三

千小千世界為中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

為一大千世界如三千大千世界為一化

佛所掌寰區之宇也

吾是以尊而學之以從其大

我由是尊奉而學之故順從佛之廣大也

夫金玉不相傷

金玉之寶各有所貴何相傷害

青碧不相妨

青碧之色各有所用何相妨碍

且大海一滴味具百川

則喻大海一滴之水具全百川之味然百川混流入海故味則一也

出世之道頗知則世間之道不勞而得矣

但頗少知出世間之道則世間之道不待

勞慮而知得矣

夫如是則周孔之道其何捨之有耶

復以第一篇中之義總結已正之故是言之其何曾棄捨之有也耶

非聖賢拘於夷夏而人自夷夏耳

如上問答不是賢聖之人拘於夷狄華夏而惟小人自拘於夷夏之分別耳

釋謗第十二

此篇解釋毀謗之徒故曰釋謗

客曰吾聞持戒者防一切惡發一切善清淨無染不茹葷物

與

三

客引釋氏戒法言我聞戒者凡一切惡事

防護不可為一切善事可用以發方為清

淨不染又不可用五辛葷茹以是徵難

今見沙門觸染梵行耽嗜酒漿

梵語梵此云淨也客言今見僧染淨行耽

着嗜愛於酒漿也

權量商賈貿易貨殖

秤為權尺為度量行曰商坐曰賈交易市
價曰貿改變無常曰易交財化物曰積聚
財寶曰殖

以此觀之豈無犯耶

用此觀視豈不犯於戒律也耶

妙明曰子之所言畧近而忘遠取小以遺大也

責客曰子所言之如畧少近而忘其深遠

而取小節忘其廣大也

夫日月雖高而蝕

陰陽誌云日者衆陽之宗月者太陰之精
以高而言則日月去地四萬餘繕那亦云
由旬一由旬四十里如此之高尚有所蝕

莢

莖

之患難也

圭璧雖貴而瑕

圭瑞玉也說文曰上圓而下方天子大朝
以執之寶中最貴者也瑕者玉有赤色為
瑕至貴之寶尚不免於瑕也

公輸能授人之規矩

授與也孟子曰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圓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謂能授與人方圓之法不能使人巧而爲之

然與規矩之器而不能使人之巧妙而爲之

聖人能授人之戒律不能驅人履而行之佛聖雖能授與人戒法律儀固不能使人堅守不犯而行之

臯陶能罪盜濫不能化貪夫爲夷齊

陶音姚乃舜王賢臣尚書稱之聖臣掌刑法之官雖有片言折獄之才不能勸化獄中盜濫之徒爲伯夷叔齊之義讓呂刑能誅兇殘不能令惡子爲曾閔

尚書呂刑篇呂侯爲天子之司寇周穆王命訓刑以告四方不能教化自子之惡或曾參閔子騫之孝行

唐堯之聖哲不能化丹朱之愚尚書丹朱堯之子生而不肖故授禪與舜

仲尼之仁賢不能遏盜跖之暴

莊子盜跖柳下惠之弟無道兇霄侵暴民
良橫行天下大國守城小國入堡孔子往
教焉及回謂柳下季曰幾不遭虎口之難

舜德不澤商均

蔡

王

謚法仁聖盛明曰舜尚書商均舜之子無

大人德遂禪位與禹

周恩不露管蔡

尚書管蔡成王二叔也封國號於管蔡流
言謗周公而後俱被殺之也

豈刑法之不峻而道德之備者哉

結上文臯陶呂刑之法豈不險峻堯舜周
孔豈無道德而尚不能責盜濫化兇頑教
子弟俱為賢孝之行也

奚獨以茹葷嗜酒而見責耶

何以獨將沙門食葷飲酒見責為過也耶
在昔嚴陵垂釣

史記嚴陵者漢之明人也姓嚴名光字子
陵南陽人光武未興之時而為友以王蠡
之亂隱釣於七里灘

子牙直鈎

史記子牙者姜太公也姓姜名尚字子牙
因紂王無道隱於渭濱文王獵而得之遂
拜為太公望破紂而立周

買臣負薪

英

孟

史記朱買臣漢時人家貧常有薪讀書後
為會稽太守

昆吾陶瓦

史記昆吾乃夏時造瓦之人後獲顯榮
禹治溝洫

永樂北藏

折疑論

史記禹王導百川東入於海而萬姓免為
魚鱉之食故功推於後世

舜耕歷山

史記歷山即中條山之別名也在河之東
舜未遇時曾耕於此山

相如臨邛而自酤

臨邛地名史記漢時人司馬相如未遇時
臨邛醞釀而賣後顯榮乘駟馬之車也
朱亥未遇而親屠

史記朱亥未遇時親為屠後遇衛國封信

第一八八册

陵君

是以君子達則兼濟天下不達則獨善其身
若嚴陵子牙買臣昆吾禹舜相如朱亥等
皆聖君賢臣身既通達則道兼濟於天下
身未通達則獨守善其身也

夫有生之最靈者人也

天生萬物皆名有生唯人類最靈最貴者
也

人也者口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

論語匏瓜者即音互瓜也匏瓜繫於一處

而不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身非木石焉能裸而不衣

人之身也不是木石之類何能裸赤體而
不着衣也

雖手足之健捷不足以逃其饑

爽

主

然雖手之能持足之能行不能逃躲於饑

渴

必資飲食而養其命

比然用飲食以資養其性命

毛髮之緻密不足以禦其寒比資衣以蔽其

體

然雖人身有毛髮之稠密不可以禦備其寒冷也必資助衣服以遮蔽其身體也

故知衣食可以知身命身命可以資道業

衣食既備可以資養身命身命既安則可

以資助道業也

苟衣食之不足而道業將就廢也

諺語云人無根本水食為命苟者誠也誠

若人無衣食而必絕乎身命也身命既絕

道業豈不廢乎

且脩德者不樂坐食於人

吾祖師有云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直欲自營其衣食備歷於艱苦庶知世道之勞慮

吾門諸祖直要自經營於衣食之備以歷

燕

三七

於艱辛之苦庶以知世人耕織之道艱難

則節儉其用也

民力之辛酸

辛酸者戚眉之貌男耕女織皆有辛酸之

力

然後進善履道捍拒生死

捍抵也拒禦也既知世道之勞苦其所須而俱備然後則可以捍抵拒禦生死之事也

蓋以出乎慚愧之心而伏乎驕慢之志

不且失節謂之慚心無非用謂之愧凡衣食之用大槩要知出處艱難則有慚愧之心而降伏乎驕傲怠慢之愚志也

亦非不善之爲也

總結上文意如前所疑權量商賈等事亦

不是不善之事

豈獨以商貨而見譏乎

焉豈獨用此商賈貨而爲譏謗者乎

是以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是故君子所行之道於語默動靜之間可進則進可止則止行藏之際皆可以如是也

不隘其情

君子所行之事不以窄隘其情

不淫其性

亦不淫蕩其性

其道貴於適用

意所必從曰適故君子之道無可無不可

故曰適用而已

矣

矣

豈一途而可盡哉

聖人之道而有萬殊至則一也焉豈局於

一途而可許為進善進美也哉

辯施第十三

此篇為辯論捨施故曰辯施

客曰孔子云禮與其奢也寧儉

論語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所謂義禮貴

中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

又云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

論語遜順也固陋奢俱失其中而奢之害

也

老子曰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去皆上聲老子所云甚奢泰三字皆是過

中不當之義是以聖人去除甚過音樂奢

過服食大過宮室若無此三者則合中矣

昔者楚靈王好奢卒至身亡

史記楚靈王因建章華臺若褻其民後被
吳王所敗以致亡身

秦政好奢終滅於國

史記秦國號也政始皇名也始皇乃莊襄
主納大賈呂不韋妾有姬時已有娠而生

茲八

元九

政世謂始皇為呂政及即王位併吞六國
一統天下自以謂德兼三皇功過五帝及
更號曰皇帝故稱始皇帝專一形威立國
焚書坑儒暴虐不道好奢東海求仙崩於
沙丘不三年而國滅矣

今佛家以身命施為福之最

用身命布施為得福最多

以七寶施為福之次

用金銀琉璃磚磬瑪瑙琥珀珍珠等七寶
為施皆得福次矣

喻之以善惡

譬喻化人則用善以懲惡

曉之以因果

曉喻道人則用因以明果

使人傾囊倒廩竭資而施以為祈福

因以善則上天堂惡則墮地獄曉喻因果
使人人盡其囊財罄其倉廩以爲求福勸
人爲善也

已而宏麗所居營葺不已飛樓疊閣金碧爭
光不亦泰乎

謂僧人自己所居之屋宏大之美麗累年
營造不已如飛揚之樓重疊之閣飾之以
金碧爭光之色如此不亦奢泰者乎
妙明曰子之所問知其流而未識其源
責客曰只知聖人之所流不知聖人之根

源也

見其淺而未達其深仲尼疾時君之奢逸
仲尼蒼林放之問曰禮與其奢也寧儉乃
疾時君之奢逸故發此言也
老子警人主之昏淫

歟

三

老子言去甚等辭乃警省人主當時之昏
淫發此言也

豈謂止布施之語哉

孔老二聖發此言時佛教未流於此國豈
是絕布施之說也

昔者虞舜耕於歷山恩澤不霑於朋戚衣食不及於二親

虞國舜王都此舜王初時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側陋微賤之時朋友親戚之處無恩惠之與霑父母之前無豐盛衣

食之所養如此者何也蓋以未遇其時也太公釣於渭水財貨不周於妻孥惠施不霑於鄰里

太公未遇之時釣魚於渭水之陽妻子尚不能周給何有惠施於鄰里者

及其登九五之位

結上文如易乾卦爻辭初九潛龍勿用註曰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潛龍九二見龍在田其德以著以聖人言之舜田漁時也九三君子

爽

主

終日乾乾雖人位以在下體之上未離於下而尊顯者也舜之玄德昇聞時也九四或躍在淵龍之所安也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舜三歷試時也九五飛龍在天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若舜即帝位也故

曰登九五之位也

應飛熊之夢

亦結上文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者非熊非羆非彪非虎羈王之輔果獲呂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

公嘗云當有聖人適周大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立為師也於後佐武王伐紂以雷兆民塗炭之苦者非熊之兆夢也惠澤八方恩霑四海

總結上文兩節之意惠者惠施之利也澤

永樂北藏

折疑論

者澤潤也舜居君位無為而治天下也太公佐武王革紂王之雷民蓋八方者四方四維也四海者東西南北海也故八方四海之內生民皆獲其恩澤也但饒財則貴其惠施

聖君賢臣豐饒則兼濟於天下是以物惠於方四海之內皆蒙恩澤也

饒之則貴其履道
窶其矩切窶之者貧窮也既貧而無位則貴乎安然而以行其道也

第一八八册

子曰富而不施貧而無所救

結上文兩句之意故所謂若富者不施物以濟之則貧者無所救拔也

昔趙盾饋食於靈輒卒感扶輪之酌

史記趙盾晉臣也常遊於桑間見餓人以

慈

三

食餉之盾好直諫一日晉君呼慈齧之又

預脫去盾所乘之車去其一輪駟馬摘其

二馬盾及升車而不能行倏有一人扶輪

而行則脫其難遂問曰扶輪者誰荅曰吾

桑間餓人也為報飯之恩耳

漂母餉飯於韓信終獲捧金之報

史記漂絮也韓信布衣時嘗釣於城澗漂母每飯至先餉於信後為齊王回鄉以捧黃金報恩於漂母也

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於白日

陰闇也陽顯也皎明也若趙盾漂母者及飯施於無心之間後遇扶輪捧金之酌報者豈非陽報明於白日也

况以傾家財發善意其所得福利巍如嵩泰潛如江海矣

傾倒覆也濬深也嵩者高廣貌謂上文趙盾漂母一飯之恩尚獲扶輪捧金之報况比於傾其家財而發其善心用於布施者所獲福利豈不巍而高廣如嵩山泰岳濬深江海之浩濬者矣

葵

主

故懷善應之以祥挾惡報之以殃

尚書云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而然也

種稻而得麥爲禍而得福者未之有也

結上文意作善獲福作惡遭疾之辭定而

不能改故種稻而得麥爲惡而得福者未之有此事也

今我沙門助人以福勸人以善

以福助人以善誘人

使施一梁一棟一香一花如影隨形

凡令人施一件物者如影隨形之不遺也

果嚴後世

其善果必莊嚴於後世也

豈獨以自處華室而取樂哉

既化一切爲善各得以安樂者焉豈獨以

自慶華屋而樂哉

且靈王之奢也起章華之臺室

史記楚靈王事見註前

盡人間之富貴金珠佩玉粲飾其間

極盡人間奢侈以金玉珠翠莊飾光彩於

其間

箴歌舞悅美人

內箴歌舞音樂聚以悅樂驕美之人

廢國政恣驕奢

廢壞國之刑政恣縱驕傲奢侈

不其亡身其何耶

若是貪淫嗜樂不至於廢國亡身者更在

何耶

秦政建萬人之宮

秦政始皇也都咸陽建萬人之宮室

於阿房之城

樊

三四

史記初秦惠王作宮臺而未成則亡始皇

廣其宮規恢三百餘里名阿房城也

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

阿房城中有殿殿之四方有房其高廣者

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東抵驪山僅五十里十步一樓五步一閣

東至驪山西至咸陽將五十里除萬人宮

外十步五步皆建樓閣

車駕往來不冒風雨

車輦鸞駕往來皆樓閣之下而不冒干風

兩

其宏麗雄贍如此之大也

其宏大廣蓋羨麗之如此也

但知縱耳目之所欲而不知後人民之疲苦

獨知恣縱驕泰而奢侈無知役使萬民疲
倦苦楚也

唯恣驕奢罔脩國政不其滅國其在何耶

唯獨恣縱於驕傲奢侈無能脩理國家之

治政由此苦害於民後被漢霸誅滅若此

蔡

三五

不衰其國在於何也

今我沙門雖處華堂紺宇但以晨鐘夕梵遠

風疎磬褒讚金言生人天福

今我沙門雖以如是但用晨鐘暮鼓早揚

舉梵唄上乃祝皇王之聖壽下乃與黎民

之祈福永遠闡揚風化也

如斯而已矣豈直與秦楚奢華同日而語耶

如此則焉豈得與秦始皇楚靈王之奢華

亦以為言論也耶

孟子曰如其道雖舜受堯之天下不亦為泰

引孟子所言如舜乃側陋微賤因有其道

德而堯授二女以妻之天下四海君位以

禪之而亦不以為泰乎

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於人

如是不合契道德之理雖有一簞之食亦

不可坐受於人也

豈虛言哉

結上文意如孟子之所謂焉豈有虛誕之

言哉

折疑論卷第三

堯

美

折疑論卷第四

茲九

金臺天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述註

殊見第十四

此篇因所見差異而殊別故曰殊見

客曰子之所言佛道尊崇無聖可上

此因第二第三篇中言佛之法身廣大證

茲九

聖極尊以為問也

或有人曰

假設或有它人問曰

佛之為教也其文富贍其說宏遠義句廓落旨趣幽深瀚漫周遮難用難信以是而毀為

之柰何

謂佛之設為教也經文廣富而博贍言說宏大而高遠理趣章句寬廓而洒落其玄旨所趣幽微而深遠又乃浩瀚散漫而周圍覆遮如此則大難用而尤難信因此而

有謗毀者為如之柰何

妙明曰至味難調眾口大音不合群耳至味難調眾口者斥客不知佛法玄妙之滋味故引喻蚯蚓犬豕不當以五味以食大音不合於群耳者斥客不知佛道之幽

微故引喻下愚不當以先王音樂以奏之

於下文引堯禹孔孟之事而為證之

夫蚯蚓食土而甘於土豈知有五味之和

引喻蚯蚓者俗乎蚰蟥以泥土為食唯知

此泥土為甘美焉知五味之和美

犬豕食糞而美於糞豈知有醪醴之味悲夫不知知之未必為食也

狗有懸爪為犬又曰狗之異名豕猪也故

猪狗食糞焉知有醪醴美酒之味

若蚯蚓置之於五味犬豕飲之以醪醴彼必

反以為毒者何也蓋非適其所養

以苦酸醎澁甘五味食于蚯蚓醪醴食于

犬豕反疑為毒者何為也蓋不合及所養

也

若蚯蚓投之以汚池犬豕飼之以糟漿彼必

宛轉詰屈掉尾奮蹄從而悅之者何也蓋適

其所養之道也

宛轉詰屈乃蚯蚓美土動轉之貌掉尾奮

蹄乃犬豕甘糟漿悅豫之貌何為也蓋適

從所養之道也

且承雲一名雲門咸池夏九韶大濩一名大

樂湯大武周武樂之至也天子至極

若調以五音之和奏以九成之美歌詠先王之風致若景鳳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出鳳凰來儀為獸率舞

列子堯使夔典樂擊石百獸率舞舜以簫韶九奏鳳凰來儀師文撫琴及其景鳳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出皆因以歌詠先王之風以致也

若求其和者必莫知應者何也蓋乖其所聽

也

若以上文五樂求其應和而無者何蓋為乖異於听者也

若操之以鄭衛之音詠之以世俗之風曲合時習韻叶巴歌使其聽者必不待教而自知

具和者何也蓋適其所知也

鄭衛之歌曲乃淫蕩之音合其世俗之習如巴歌知和而多者何為也蓋由順其所知也

且舜禹之君可謂聖矣揚朱從而讎之

讐譖謗也列子楊朱曰舜耕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聚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均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繇治水土績不用就極諸羽山禹纂業事讐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戚戚然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仲尼之德可謂仁矣桓魋從而害之

論語桓魋欲害孔子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子何
魯臧倉毀鬲孟子
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毀子不遇我
公伯寮愬仲由
愬譖諱公伯寮魯人也仲由即子路論語云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其若仰而嚙天徒汚其面也
以楊朱讐舜禹桓魋害孔子臧倉毀孟子
伯寮愬子路等喻客之毀佛者何異仰面

唾天徒污自己面也

夫聽樂者聞清商而為之宮角過不在於扣絃而聞之不審也

清商乃天子九成之樂歌詠先王之風聽之以為宮角者非扣絃者咎聽者不審詳也

堯

四

求玉者見和璧而為之珣玦賤非關於至寶而見者不明也

和璧史記卞和得荆山崑崗之璞進楚文王武王二王皆則一足後進成王使玉人

琢之果得美玉號連城之寶珣玦似玉之石也若將和璧為珣玦者非干玉賤乃見者不明也

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

異物誌云神蛇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

靈龜審人之禍福自不免剝剔之災

列子宋元君夢人被髮曰予被清江河伯之所漁請君救之覺而外巡果見網得白龜圓五尺君欲活之卜者曰龜有七十二

鑽以下吉凶如此則雖能卜人之禍福不能自免剗剔之災患

至道恢弘聖人極唱出世妙典非俗所知至妙之道恢廓而弘大乃大聖人極妙之說實幽微玄妙之教典實非常俗也

五

五

不為譽者貴而毀者賤

大聖教典不以稱譽而貴毀謗而賤也

行不行時也

行與不行各有其時若孔子不得君師之位也

信不信機也

信與不信唯在機會若盜跖不受孔子之化也

譬如荷鍾以平太行抱石而塞巨澗其於功也不亦勞乎

巨浸海也此結上文意謂客之謗佛譬如有人負荷鍾鏹欲要平治大行之山抱取塊石而要塞填大海輕毀佛者亦類此也為此之功力者不亦勞而難乎

隨宜第十五

此篇隨順今宜而答故曰隨宜

客曰子言佛教義高嵩泰理濟江海文同翻
錦句若揀金奚不以佛經答吾所問而復以
詩書合異於同耶

既言佛教深廣義理幽玄高如山嶽深如
江海如金似錦何不用佛經答吾所問還

用詩書相合別異於其義同以答者何也
妙明曰牟子云渴者不必投江海而飲饑者
不必待教倉而飽

引牟子之言渴者渴止而已何必直以江
海教倉之廣方解饑渴也凡人所言但合

理則可何必直以佛言為宜也哉
道為智者設

道理與智者而設立者也

辯為達者通

欲辯論明其事與曉達者可通也

竟

六

書為曉者傳

書與曉者而傳授也

事為見者明

一切事物與知見者可明也

吾以子知其意故引而申之

我用子之所見意理之事故用引而所中則可曉也

若說佛經以荅吾子譬如盲者耀五色龍尊者奏五音也

荅用佛經若子所問者如對無目人觀

於青黃赤白綠之五色亦如馬耳聾之人

奏宮商角徵羽五等之音聲也

且師襄師文伯牙瓠巴矧夜古之善鼓琴者其學雖切不能成無絃之曲

列子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師襄乃師文

之師也但能撫琴當春之時扣商絃以召南呂八月之令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扣角絃以激夾鍾乃二月節令而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盛當夏而扣羽絃以召黃鍾乃十一月節令霜雪交下川池暴烈及

菴

七

冬而扣做絃以激蕤賓五月節令而陽光盛烈堅冰立散將終命扣宮而摠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然此善操而不能成無絃之曲調也

甘鳩飛衛紀昌逢蒙蒲且子古之善射者其

藝雖神不能擊無絃之弓

擊古侯切張弓也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擊弓而獸伏鳥下弟子飛衛學射甘蠅而巧過於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後進其術昌欲謀殺飛衛二人交射中路矢逢相觸

而墜於地衛矢先盡昌有一矢既發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其藝雖神不張無絃之弓

狐狍音鷓雖溫不能暖無氣之人

狐狍皮毛雖溫暖不能暖死而無氣之人

也

水土雖澤不能秀無根之木

水土雖然潤澤難發秀無根之木也

佛法雖懿不注薄信之耳

佛法雖然懿美而不能化導入不信人之

耳

子之信道未篤故多惑志吾安敢以大聖微

言荅子之問耶

言客之信聖道而未篤厚心多惑亂我安敢

用大聖人微妙之旨荅子所問者也

昔公明儀曾子為牛彈清角之操

清角乃黃帝琴名若務齊琴名號鍾楚莊

王琴名號繞梁也又云牛耳不聞其聲唯

在角馮故以彈清角之操也

伏食如故

其牛低頭而食草如故

非牛之不聞不合其耳也

不是牛之不聞其音蓋不以相合其耳也

轉為蟲虫之聲犢子之鳴

轉為操蟲虫飛來之聲又操犢子尋母鳴

聲

牛即掉尾奮耳蹠徒謹切蹠足也蹠辭叶切

而聽者何也

蹠蹠蹄動貌其牛聞此聲音遂乃掉動其

尾奮立兩耳四足皆動如此听之者何為

也

蓋適其所知也

大蓋順從其所知者也

以是故此吾以用詩書曉于矣

總結上文意故以不用佛經答因于曉達

六經諸子之書是以引而荅之使子易曉之也

優劣第十六

此篇謂王喬簫史與摩騰竺法比之勝弱故曰優劣

客曰王喬簫史仙也

王喬後漢人為葉縣令每顯神異乘鳥而

堯

九

往來簫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夫婦隨鳳

凰而飛去皆出列子傳

摩騰竺法蘭僧也

註見前篇

其道等乎

客謂此二仙二僧其道德亦有各等乎

妙明曰止乎

且止也

幸以晏然吾不欲平地起

風波之千丈也

不當得而得曰幸幸以無事坐却要論其

優劣高低則正是無風起千丈之波浪也

客曰願畧舉似啓吾茅塞

啓開也客謂畧少舉似法要開我膏中之

茅塞也

妙明曰夫行舟者識水之淺深

行舟者要識水勢之深淺

控御者知地之高下

御車者須要知地之曲直高低也

學道者達人之優劣

學通者之人要道達為師之勝弱也若不

分優劣則不明人之邪正也

吾尋常方袍釋子

我乃是尋常着寬服之僧

管窺可隘

如筆管之明窺者穿牆之量可窺隘而不

足洞明也

牆面無知

無學無知者如面牆也

但以燭火之光照燭無遠

燭火者小火把也謙曰我若火把小光用

照於夜則其照燭明亮莫之能遠也

何敢評先德昇降之道乎

昇降者高低也既如筆管燭火之微焉敢

茲元

十

評論先輩有德高低之道者乎

然以蒲牢含響為長鯨扣之則莫得聞其聲

也

釋氏要覽海中有大魚名鯨海島有獸名

蒲牢蒲牢畏鯨魚鯨魚一躍蒲牢輒大鳴

乳欲鐘之大響故鐘上鑄蒲牢之形擊鐘之木以爲鯨魚之形故扣之則如鯨蒼者如蒲牢之應其聲也

悲夫桀紂之犬足以吠堯

謚法翼善悋聖曰堯又善行德義曰堯悲夫歎辭也桀紂昏主也舜堯聖君也桀紂之犬雖識其主不知主之昏也然堯舜雖明故犬不知聖明故吠之佛者喻堯也客者喻犬也

楊墨之徒足以謗舜然居今之俗多以同羣逐塊罔審聖道階乎上下而於戡弱

戡什甚切小斫也又苦耽切伐也謗瀆也居於也謚法仁聖威明曰舜列子楊朱謗舜註見前篇今以佛喻舜帝客喻楊朱居

堯

士

今常俗喻羣狗狗見人丟去磚土之塊逐而趕之也言客罔無評審聖道有階級上下而不同及於戡勝弱劣之不等乎

懵然無辯

懵莫紅切心所暗昏也而不能辯別於高

下也

縱有懷其藻鑑評而詰其實者而於藜惑異能允哉

藻淨也鑑鏡也藜音從今之有人縱然明達如淨鏡評論詰至於真實無妄之處而

藜藜之衆皆以迷惑異何能允信至於聖人之大道也哉

居吾將告汝

今客座我告語與你也

夫騰蘭之爲僧也

摩騰竺法註見在前

道窮四諦

四諦註見在前

智皎三明

其智慧皎然明白有三一宿住智正明二生死智正明三漏盡智正明也

獲六神通具八解脫

六通八解註見在前

能飛行往來改易形體

飛行往來者神通也改易者變化也形體乃身形體貌也

或成老耄

說文曰七十曰老曲禮曰八十九十歲曰

或示孺孩

說文曰會行而食乳曰孺始生曰孩

或滅惑生或現生死或現生存

延促自在延長也促短也既有

又能撼天地撼搖也撼則動

移山嶽移山也嶽

覆江海覆海也

入水火入水不沸入火不燒

千變萬化不可窮極

荀子云改其舊質謂之變易其形貌謂之化如此千變萬化無有窮盡

以定力所資無施莫克

克能也其神通妙用蓋由定慧之力無施

為而無有不能

頗有生逢供養者而於見世能財能壽能貴

矣

若摩騰竺法蘭之妙用一切有生逢之而供養則現世今生今世能與之財寶乃至

長壽尊貴矣

豈直與乘鳧騁鳳者同日而語也

如此神聖焉豈直要與乘駕鳧鳥跨騎鸞鳳千年不死之鬼皆類而論哉

夫三桓之與三王

堯

三

以此比之史記三桓者孟孫季孫叔孫也皆三桓公之後為人之家臣家臣即家人也三王者夏商周三代聖君也以王喬籛史喻三桓摩騰竺法喻三王也五霸之與五帝

史記五霸者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是也五帝者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是也以五帝喻摩騰法蘭五霸喻王喬籛史也是皆君也而無階乎

然五霸五帝皆即君位高低豈無階級乎

楊貨之與仲尼

陽貨季氏家臣也孔子乃千古文章之祖萬代帝王之師也

楊墨之與荀孟

孟子曰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有致身之

義故無君也墨翟兼愛而無差等視親亦於衆人無異是無父也故無父無君則人道絕滅也

是皆儒也而無梯乎

揚貨揚墨比於孔孟荀子者皆是儒也孔

子儀範百王師表萬世孟子荀子皆明聖

道之大賢揚貨人之家臣也揚墨無父無

君者豈無梯橙階級高下乎

徐福之與河上

秦紀徐福爲道士習仙秦始皇令賚童男

童女海上求神仙不死之藥舟於海中巡致湮溺河上者河上公也漢文帝以師禮之

關尹之與老聃

史記列仙傳函谷關令尹喜乃周之大夫

燕九

函

老子西游至關受道德二篇

是皆道也而降乎

徐福尹喜比河上公老子者皆言有道之士豈無階級降等者乎

丘垤之與泰山

垤從結切螻蟻出土之塚也泰山者五岳之一也以喬史之道比之騰蘭亦若螳螂之塚比於泰山文

行潦之與江海

行潦道上無源之水豈能比於江海水也

走獸之與麒麟

麀鹿等獸豈能比於麒麟也

飛鳥之與鳳凰

雅雀等禽豈能比於鳳凰也

是皆類也而無異乎

若丘垤泰山行潦江海鹿與麒麟鳳與鴉雀然雖同類何無高低淺深之異乎

羊皮之與虎鞞

鞞音廓皮去毛曰鞞

斑紵之與錦綉

堯

孟

斑紵者布文斑白者錦綉者考工記曰金

線織文為之錦五色綵備為之綉

是皆文也而無殊乎

斑布錦綉皆有文豈無殊異者乎

夫聖也凡也凡聖二途不可濫也

孟子曰大而化之謂之聖韻義曰輕微常俗謂之凡故凡聖二途不可相濫而混同也

故有大聖小聖上凡下凡

凡聖各有等級

大聖則歸乎覺皇

覺皇即佛也故稱為大聖

小聖則存乎應真

即四果小聖也

蘭騰則無吾宗小聖矣

摩騰竺法蘭乃什門之小聖也

凡者非聖之稱也

凡人不是聖人也

上凡則該乎天衆

上凡者乃天民衆也

下凡則稱乎兆民

十億曰兆下凡乃世間之民也

雖蕭史之徒白日輕舉未必與乎天衆也

與去聲參與也然蕭史之輩白日昇天未

知必定曾與入其天衆者也

設與亦非聖也

縱與叅之天衆亦不是聖人也

敢以此道而擬於聖人乎

豈敢用此蕭史等之小道擬度於大聖人者也

免

去

若果以乘鸞騁鳳稱之為聖則仲尼老聃不為聖也

孔老者皆聖人也大經諸子之書何不稱

乘鸞騁鳳之言乎

夫聖者通也

夫聖人者一切通達也非乘鸞騁鳳之稱也

凡者常也

凡常者尋常流俗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變化無方威靈莫測謂

之為聖

係辭云寂然不動心之理也感而遂通體

之用變化無方一氣流行而無息威靈莫

測則寂然感通變化無方之體而不能測

故為之聖也

懵然而生

謂生不知來處

惛然而死

謂死不知去處

營營於衣食

營營者往來不已之貌蘇丹謂貪衣食之人也十七

戚戚於名利

論語云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憂慮不

遂之貌謂貪名貪利之人也

皆死皆生

世之常俗為貪名利衣食皆在生死之中也

常於生死

以生死為尋常之事

謂之曰凡

由比謂之凡也

且天人垂死五衰相現而有破面之忿

因果經云天人身淨不受塵垢有大光明

心常歡悅無不適意福盡之時五衰相現

一花冠萎脫二兩腋汗流三不樂本座四

眷屬離散五身光自絕故破面之忿謂煩

惱忿怒現於面也

皆謂之貪其名利而不易弃也

一切天人皆因貪其天上之名利快樂而不能容易弃捨也

安得不為夫凡乎

如此則安可得不為凡夫之人乎

嗚呼也辭

而寡聞陋智者

禮記曰獨學無友則謂之孤陋寡文也

統以上天所居之眾例為聖者

總結上文意若上天所居人眾一例為大

聖人者

而吾宗脫白小衲莫不抵掌而嗤其謬也已矣

堯元

大

我什門中纔方脫去俗人素白之衣而初

着緇衣者無不拍手嗤笑為狂謬之談而

已矣

先知第十七

此篇預明西域生佛故曰先知

客曰子之言佛其道大矣

客謂子說佛道廣大者也

敢問漢夢以前還有知之者乎

敢問漢明帝未夢金人飛入殿庭以前之

時還曾有知西方有佛者乎

妙明曰遼哉問也

遼者遠也

在昔周昭王甲寅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夜有

大光明來照殿庭王問太史蘇由曰

大史即通天象之官若今欽天監是也蘇

由官之名姓也

昨夜有光來照殿庭是何祥瑞

昭王問曰

蘇由對曰西方有聖人生此所現之靈瑞也

王曰昭王問也於國何如

於我國家不知善惡何如

由曰即今無事後一千年聲教被於此土

由謂一千年後所談經教流傳此土

堯

堯

遂以此事記勒諸石

彼時遂用此事載記刊勒於石碑

埋於南郊

埋於周公祭天之南郊以待為驗也

至後漢明帝甲子永平七年僅千歲矣

僅纔也緝事記永平四年辛酉明帝夢佛
至戊辰十一年至此

此先知之一也

已上所明乃先知一也

又周穆王壬申五十二年二月中有白虹一

十二道南北貫通連霄不滅

虹橋光也其光相貫徹南北日夜不滅

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瑞也扈對曰此西方

大聖人入滅所現衰相也

緝事記穆王名滿昭王之子也在位五十

五年壬申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世尊涅槃也

王曰吾常以此為患

王謂吾常患以此事為憂也

今既滅矣吾何患哉

既已滅矣何患憂哉

扈多曰王何必患前代太史蘇由嘗誌勒于

石曰千年之後聲教流被此土方今七十九

年矣王奚患哉此先知之二也

已上所言為先知之二也

商大宰

商大宰者按春秋之時以大宰名官者惟吳宋魯三國有之今如列子所言姓商名

問孔子曰

堯

出列子書

干

夫子聖者歟

歟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問孔子聖人

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

丘夫子名何敢然者謙辭也

丘則博學多識者也

博廣學而多知識者也

又曰三王聖者歟

三王者夏商周也

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

善能任用智勇以治世者也

聖則丘不知

聖不聖丘不知也

曰五帝聖者歟

又問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五帝也

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

善能任用仁義以治天下者也

聖則立不知

聖不聖立不知也

堯

至

曰三皇聖者歟

伏羲神農軒轅者也

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

善能任用因順於時者也

聖則立不知

聖不聖立不知也

商大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乎

大宰謂三皇五帝三五皆非聖人然孰為

聖人乎所以大驚駭也

孔子動容有間

動容者默而心想眉目動而形容疑據之

貌

曰西方有聖者焉

謂西方有聖人焉

不治而不亂

此證明如來無爲之大端也謂不以法度

所治自不作亂也

不言而自信

非言教勸化而自行敬信也

不化而自行

非教化而自行其道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蕩蕩廣遠之貌故如來之道妙民不能所

名焉

丘疑其為聖

夫子自稱其名丘疑此為聖人

不知真聖歟真不聖歟

夫子有推尊之意為此有不定之辭故曰

不知真聖歟真不聖歟

此先知之三也

說

如上所言為先知之三也

主

嬴秦始皇帝時有梵僧室利房等二十七人

來秦

文出緝事記

時帝方急其并吞七雄爭勝

七雄者秦齊燕趙韓魏楚也

甲兵相持不遑崇信

遑暇也鎧甲之兵正相殺時不遑閑暇而

崇敬信受也

反為謫誕

秦主反以謫詐虛誕

遂以房等陞而執之

遂將房等皆於陞牢而執禁之

夜有金甲神人從空而下以金鏈繫鎖援僧而去

於夜有護法神披金甲從空而來皆開枷鎖援引騰空而去

此先知之四也

已上所言為先知之四也

漢護左都水使劉向列仙傳曰吾搜檢藏書

苑

圭

緬尋太史創造列仙圖

漢時劉向作列仙傳言我搜求檢閱藏典

之書緬遠推尋大史創造列仙圖也

黃帝而下六世迄于今得仙道者七百餘人自軒轅黃帝以下六世至於今得成仙道

者七百餘人

向檢虛實定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

向乃所檢其中虛實若實得仙道者只一百四十六人其中有七十四人已見出於

佛經矣

此先知之五也

已上所言為先知之五也

前漢武帝元狩三年於長安城西南鑿昆明池

帝欲伐昆明國彼國人善水戰故鑿池以習之

得黑灰問東力朔朔曰此非臣能知陛下可問西域胡僧必能知之帝遂遣人往問僧曰乃劫壞時所積灰耳此先知之六也

既遣人去西域所問梵僧乃言先佛住世大劫壞時之灰也此為先知之六也

若子獨於諸說而不知之者乎

若子於其此諸書中說何不知之者乎

且孔子生於東周佛則生於西域相去綿遠

其玄會默識驗若親覲

夫子生於東魯佛乃生於西天雖相去遙遠其玄妙會合而默識應驗如親覲對面也

非同聲相應其孰能懸知如此之遠者乎

堯

孟

同聲相應者周易乾卦文言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万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既不同聲相應者其孰

能懸繫相承知千百年如此深遠者乎

尊釋第十八

此篇容方崇佛故曰尊什

客曰仲尼默識能仁

識音誌記也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云識者知也不言而心解也梵語什迦此云能

仁商大宰所問夫子默知佛也

既得聞焉

既已得聞聽焉

敢問老聃還知西方有聖人者無

再敢問老子還知西方有佛聖否

妙明曰善如汝之問也

謂善能如你之所問也

吾昔嘗遊華清宮

我昔年曾遊臨潼縣闕寶山下有華清宮

道士鴻濛老人

堯

鴻濛乃道士之號即華清宮住持也

王

邀子登玉女閣啓經藏出函匣觀道籍錄得

西昇經首帙

邀請我上玉女閣開道藏經函匣所觀本

籍錄得西昇經第一帙

永樂北藏

折疑論

讀其文曰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

泥洹者涅槃也

子謂鴻濛曰若指佛歟鴻濛曰吾不敢果以

為然也

謂我與鴻濛言此如指佛者乎鴻濛曰我

不敢果如為是也

子曰若非指佛誰為老氏之師也

我以言說若不是指佛誰為老子之師也

又得古道元皇歷云天竺有古皇先生即吾

師也

第一八八冊

若此言者皆指佛言也蓋老子知天竺之聖所以再三稱之也

善入泥洹化遊天竺

因善入泥洹而化遊本國五天竺也

今已返神還乎無名

言佛雙林入滅今乃返本還源復其無名之妙

絕身滅影不始不終

絕身滅影復歸不始不終之理

綿綿長存吾今遊矣

綿綿不斷而長存者也故老子曰今去遊矣此正是過函谷關之時也

又得道士法輪經云若見沙門思念無量願早出身以習佛真

沙門僧也若不指佛言則道藏經中不言

此也

堯

美

若見佛圖思念無量當願一切普入法門

佛圖者即絲畫之佛像也

明解法度得道如佛

此亦分明言佛也

又得靈寶消魂安誌經云道以齋爲先勤行
當作佛故設大法橋普度諸人物

諸者助辭於也

又得金闕朝元經云願採優曇花願燒旃檀
香供養于佛身

若此所言前鴻濛者人不必有疑也

誓首禮定光我生何以晚泥洹亦何早不見
釋迦文心中常懊惱

予在北京靈濟宮西北廊畫壁上見一僧
座一人禮拜予問本宮道士此何也士曰

此靈濟真君因中曾禮定光佛爲師也

肅宗三教畫讚云

唐肅宗皇帝所作三教讚

儒吾之師曰魯仲尼

帝言儒乃吾之師即魯國仲尼是也

仲尼師聃龍

姓九

毛

仲尼師聃龍聃龍即老子也孔子家語適
周篇子曰周有老聃博古知今是吾師也
既問禮而嘆曰老子猶龍也老子於後遊
天竺故佛乃老子之師也老子因中遇定

光佛以求循真之要矣

吾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為

吾於昔年未明其事之前不知聃龍師竺

乾善能入無為者即佛也

瞽首正覺

梵語三菩提此云正覺即佛也

吾師師師

故瞽首正覺世尊乃我師師之師也

以如是言應正了知

若用如比之所言者應當正以了知是意

也

老聃亦知竺乾之國有佛聖人可謂明矣子
獨不知乎

已上皆見開元古道藏經獨有子不知者
乎

夫太上生東夏釋迦現西乾

老子生於東國佛乃生於西天

地殊五萬餘里年隔十六君王

周定王丙辰二年二月十五日生老子位

經十六王者歷恭懿孝夷厲定幽平桓莊

僖惠襄項匡年記三百四十五載

雖殊地而處

殊別也然雖別地而居

別代而出其實會默契如此之綿密

然別朝代而出生冥冥相會而默默合契

堯

天

如此綿遠之密者也

非聖慧遐鑑道德玄同其孰能與於此乎

孰誰也若不是聖人大惠所以遠鑑道德

玄妙之同者其孰能參同於此者乎

折疑論卷第四

永樂北藏

折疑論

第一八八冊

折疑論卷第五

茲十

金臺大慈恩寺西域師子比丘迷註

言符第十九

此篇聯合三教之理故曰言符

客曰夫孔佛二教其殊合之道或得其梗槩矣

率

爾雅郭璞曰梗槩者大畧也亦曰大槩也

客曰儒佛二教其殊別合同之道或然得其大畧矣

未審老氏之言與夫儒佛之語敢問亦有同乎

未敢審詳老子之言與吾夫子及佛之語亦有相同乎

妙明曰有但時有淳澆機有大小隨其所適有則固有但時世而有淳厚澆漓之機有其大小不同如漢書曰澆淳散樸皆各隨其所適從也

教有淺深雖不能全同而亦有可同之語也

然立教而有淺深雖不得二而全同亦有可同之語說見下文

孔子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

可以語上也

語去聲論語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教則其言易入而無獵等之蔽也

老子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

上士之人唯智非愚勤行於道中士之人聞其道則可上可下矣下士之人唯愚非智返笑聖道故上士悟中士疑下士迷故不同也

佛云大根大莖大枝大葉中根中莖中枝中

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

法華經云上中下三吊者即三乘也

達磨九年不語

祖師由傳聖道航海而來少林面壁九年不言

率

二

顏回終日如愚

論語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頻數也道不屬言言多數而氣窮不如守一中之道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
欲雖實之不竊

春秋季康子爲政憂盜賊以問於孔子孔
子曰且上若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
民以知耻而不偷盜也

老子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

金玉之類乃難得之寶貨上若貴之而民
亦愛之上若不貴而下民亦不爲盜矣
佛云不得畜金銀生像

沙彌十戒中佛云不得畜積金銀之器像

也

尚書云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伐誇也汝你也你若不誇有功則天下人
無與你爭奪其功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萃

三

矜能也你若不誇其才能則天下人無與
你爭能也

太上曰自見者不明自是不彰自伐者無功
自矜者不長

自專所見者必不明其道也自言已足者

其道德必不顯彰也自誇伐者必無其功也自矜才能者必不得久長也

佛經云不得故自讚毀他即其類也

佛經所言不得讚誇自己毀謗他人也如此者衆

如此相同之言者衆多也

是以聖人雖居異域被機同處如出一口

三教聖人雖時代國土不同其被化機緣

相同之處如出於一人之口所言也

但病有淺深藥有殊品而療苦求安其情一

也

結上文意然三教所設各有淺深不同但若病也三聖之言猶如藥也雖有高低差殊品類不同其治療病苦而欲求其安樂者之情意則一理也

獨以戰國縱橫

獨以周道不行戰國縱南北而橫東西各

爭天下

時無大器

彼時無有可受聖道之大器人也

故二聖不言世外之典耳

故孔老二聖既知無堪授道之人惟以三綱五常修齊治平之道而化利天下其出世玄妙之典故不以言耳

會名第二十

此篇會同三教聖人之名目故曰會名

客曰三聖設教異同之理則聞命矣

謂三教聖人設立教法同別之理皆得聞說矣

敢問聖人原始返終之道可得聞乎

再敢問聖人原其始而知所生返其終而

知所死如此道理可許得聞聽者乎

妙明日甚哉子之問也

此賞贊容甚大之所問辭也

子隨堂粥飯之流

謙辭云我乃隨眾堂中食粥飯之常流

焉能達聖人起盡之事也歟

焉何善能言通達大聖人初起盡終其大事也歟

然以所知敢告吾子

然此以用已之所知之事取告於吾子也

佛昔居觀史多天

梵語觀史多亦名堯率陀天此云知足天也

故名護明菩薩

佛彼時號護明菩薩亦名勝善天子是也

菴十

五

降神迦維羅國淨飯王宮以周昭王甲寅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於毘婆尼藍園波羅義樹下於母摩耶右脇而生十九踰城出家成佛其德相妙好

註具問佛篇說

住世七十九年談經三百五十度

佛自降生至於雙林入滅共七十九載自成道已四十九年演教三百餘會談經

以周穆王壬申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

穆王事註見在前了

其道本乎明析色心

析分也佛說三乘教法其道本欲分明色心二法即真俗二諦也

指陳因果排列行位

指典陳說先因後果隨其所終而證排列

五十二行位階級也

透脫生死越四暴流河

透過解脫生死之事也超越四暴急流河者謂欲流有流見流無名流也

超三界彼岸

超出欲界色界無色界三也梵語波羅此云彼岸

捨凡從聖得大菩提

梵語菩提此云覺也捨離凡夫而證菩提

之大覺也

末後拈花示眾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本來是佛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傳付飲光

梵語迦葉此云飲光故如來末後於雙林

萃

將入滅時持青蓮花以示人天大眾顯教

六

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本來是佛用此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傳付迦葉達摩東遷特明此事

梵語菩提達摩此云覺法西天自迦葉為

初祖相傳至達摩乃二十八祖東遷震旦
故明原始返終之道也

其來也月現江心

祖師其來東土所傳心印如月現於江心
之妙也

其逝也日沉山頂

其歸逝也如日沉西山之頂是也

道高堯舜德邁羲軒

若言其道高則超於帝堯帝舜德邁過於
伏羲軒轅如子貢曰夫子賢於堯舜是也

分身混沌之前流教太虛之始

謂佛祖及其一切衆生本有底陰身於太
極混沌無極之前早有這箇道理是以流
教於太虛之初始也

不生不滅

率

虛靈本体本來不生不滅

七

出九層圓蓋之天

按易數九者老陽至盡之處道出於九天
之上

無去無來

本體如如豈有去來

超八維方質之地

超出乎四方四隅之八維方所形質之地

大矣廣矣汪哉洋哉巍巍乎不可思議者也

此讚佛祖道妙之廣大若汪洋大海又如

五岳巍巍高廣不可思量擬議也

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

大權修利菩薩經中所明此事

興正錄云周定王丙辰二年二月十五日老

子降神於亳

亳音朴興正錄說在周定王丙辰二年二

月十五日一本十四日子時老子生於楚

國陳郡苦縣賴鄉仁里也

毋懷八十一年誕於李樹下遂指為姓

老氏父姓韓名乾字元甲母曰精敷孕經

八十一年生李樹下因以為姓名耳字百

陽身長四尺六寸額凸眉龐反唇哲鼻啓

尖勝闕腭耳鬚頭故謚曰老聃也

生而皓首

生而白頭

為周柱下史

柱下史者周時掌禮之官

周道既衰戰國縱橫

周轍既衰淳風墜地王道不興於時去國
矣

牛駕而行擬遊西竺過函谷關為關令尹喜
說道德二篇西涉流沙薨於槐里

流沙地名函谷關即今潼關是也槐里亦
地名老子列傳因見周道衰微王綱解紐
修道德以隱其名駕牛車欲遊天竺過函

谷關遇關令尹喜著道德二篇緝事記云
欲涉流沙而不能往理至扶風薨於槐里
西南渭水之陽一云興平縣是也

其道本乎專氣致柔抱一守真實腹虛心

老子之道專守精氣使不散亂則形體能

應之而能順也故能致其柔和抱一守真

者謂其無為自然之道一者為言至也言

更無其二故抱一氣而固守本其也道德

經云實其腹者懷道抱一而守其真神也

虛其心者謂除其嗜欲去其煩惱也

少思寡欲

無私蔽而少貪欲也

視之不足見

道德經云視之不見名曰夷夷者無色之

謂謂其道故無色而可見也

萃

九

聽之不能聞

經云聽之不足聞名曰希希者無聲之謂

也其道故無聲而可聞也

寂兮寥兮

寂者無音與聲也寥者無形而空也如詩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獨立而不改

獨立者道更無其二也不改者常化有常

也

周行而不殆

既明此無形無影之道則周行天下而無

危殆也

然後設無為之化

明乎已上專氣抱一之道然後可以稱無

為之教化也

行不言之教

既明如上道妙則可以行無言無說之教
足以還年却老

明已上數句之道則足可以證返老還童
之理

羽駕長生

乘鸞鳳而跨鶴者謂之羽駕其本體而不
滅者謂之長生又視之道也
共陰陽以晦明

陰陽者指日月而言也共與與也陰陽而同

暗同明也

與天地而遐久

與其天地同遐久而永遠也

非含和蘊素忘懷守雌者不足與語此道也
若不是含養中和蘊積純真忘其情欲守

萃

一若雌之抱卵萃孳孳而為道者不足以論

此道德也

牟子云清淨法行經云震旦國人難化先以
三聖而往教焉

文出破邪論在藏經既字函上卷也如不

信者請看藏經函

大迦葉菩薩稱為老子淨光童子菩薩稱為
仲尼儒童菩薩稱為顏回

佛說空寂所問經及天地經皆云吾令迦
葉在彼為老子號無上道淨光在彼號仲

尼為夫子漸教化儒童在彼號顏回須那
經云吾入滅千載之後教流於東土王及
人民奉戒修善有衆出藏經明字函

興正錄云周靈王二十一年十一月四日生
孔子年譜云周二十二主靈王二十一年十

一月四日孔子生於兗州鄒邑平鄉闕黨里

緝事記靈王在位二十七年庚戌二十一

年十一月初四日時老子五十五歲孔子

生於魯國兗州鄒邑平鄉晉昌里生而有

髭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手垂過膝河

華

土

自海口龍顏方頰鳳顛燕領虎視雷聲有

中和之德衣莊而嚴色溫而厲有四士表

如世家說

父叔梁紇

下沒切

母顏氏徵

史記世家曰其先宋人也

在適以周道衰微淳風墜地

周道既衰淳厚之風化而墜落地而不能

後振

周流天下

既道衰微諸侯僭位故周流天下而化行

導

高而無位

夫子道德賢於堯舜有君師之德無君師

之位

伐樹於宋

莊子孔子嘗傳道於宋國樹下宋人遂將

樹以伐之

削跡於衛

孔子過衛國其人削其腳跡

見辱於陽貨

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

乎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

被誚於接輿

楚狂接輿見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殆而

畏於匡人

莊子夫子遊於匡宋人周之數匝子絃琴

章

五

而不輟子路入見曰夫子何娛耶宋人欲殺夫子夫子推琴而謂子路曰由來吾語汝吾諱窮又矣而不免命也求通又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之時天下無窮人非知之得也當桀紂之時天下無通人非知之

失也世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文之

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

交於前視死如視生烈士之勇也知窮之

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

之勇也是以吾今雖難於此而不怖故絃

琴而樂也論語曰天生德於予匡其人如予

何

圍於陳蔡

論語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窮詞於盜跖

註見在前

受毀於桓魋

桓魋宋司馬也欲害孔子子曰天既賦我

以如是之德桓魋其柰我何

年七十有三而終於魯

萃

緝事記孔子年七十三薨於魯葬於城北

三

今孔林是也

其道本乎道德仁義禮樂

夫子以行其道也則本於堯舜無為自然
之道德夫仁者心之德愛之禮義者心之

智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
樂者移風易俗而主於和也

恭儉温良慈讓

恭者莊敬也儉者節制也温者和厚也良
者易直也慈仁而有愛及人也讓者謙遜

也

文行忠信

論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教人以學文修
行存中信也忠信為人之本也
祖述堯舜

中庸遠宗堯舜之道

憲章文武

中庸近守文武之法

刪詩書

刪除削也定公元年季氏強僭其陽虎作

亂專政夫子退而削去詩中繁文異辭書

中三墳三典

定禮樂

家語夫子適問篇周禮於老聃訪樂於萇

弘然後定其禮樂

讚易道

讚周易而講明天道及說卦言繫辭等也

補春秋

韓宣子適魯見孔子曰易象與魯春秋蓋

周之舊典也何不修之因魯史策書成文

萃

西

就加筆削所補之者人道恢王道備矣

作孝經

與曾子所言者是也

理歌器

家語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問

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也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聖人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碩為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果然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焉有滿而不覆也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路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謹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受道於漁父

事如莊子漁父篇

問禮於老聃

註見前

正三綱

三綱者父子君臣夫婦也

益平

圭

明五紀

五紀者仁義禮智信

配天祀帝享祖尊親

事出孝經

僕妾竭其懽心

孝經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

臣子盡其忠孝

論語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臣能致其身居家理治長幼順從

孝經居家理治治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

可移於長

身揭日月之明

揭負也言身負其道如日月之同明

道歷乾坤之固

夫子道德歷代封謚如天地之永固此畧其實也

此乃畧少而言夫子之實跡也然聖人之道

此下述顏子之言以贊夫子之道也

仰之彌高

論語顏子喟然嘆曰聖人之道仰之彌高不可及

鑽之彌堅

鑽彌堅不可入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在前在後恍惚不可以為象此顏子深知
夫子之道無窮無盡無形無體而嘆之也
高堅者為學難進謂前後瞻之惚然者捉
摸不着之義此形容夫子之道體而不可

率

六

及也

居則善地心則善淵迎之無首隨之無後
老子云居善地心善淵迎之不見其首隨
之不見其後此形容老氏道體玄妙而不
可及也

生而無生滅而無滅

即釋氏不生不滅之道也

離相寂然絕諸戲論

總結上文意既入離相寂然之道乃絕盡
世間之事故一切所作皆為戲論之事此

形容釋氏道體玄妙不可所及也

且誰能果知其昇降隱顯原始返終之道也
此總結三教之妙而謙辭云且今誰便善
能果敢言盡知其高低明暗原其始生而
盡其返終之道也哉

客稽首再拜曰非子之說吾不得聞聖人至道如此其大者也

頭至於地拜而少頃不起曰稽首也再拜而謝之言曰若不是妙明子之所說我不能聽三教聖人有此廣大之至道者也

萃

七

西域師子註斯已畢復述一律以申愚意彥美當時著折疑引明三教化愚痴深窮要妙弘先覺博覽玄微使後知道典宛然合道理儒書成以契儒規於中字字括經史肯駢育襟反自欺

唐肅宗皇帝御製三教增詩二十一首
叙問第一

終南隱迹坐枯禪忽有人來發問端往日爲儒談禮義今朝削髮講泥洹愚徒偏執分三教智哲開明理一般每向大雄峰頂望群山
碣碣共相攢

聖生第二

法身寥廓本無生爲度機緣降梵宮遊翫四門觀偈相巢棲六載悟真空慈雲普覆三千界法雨周流萬國中直指含靈真面目愚蒙

遮障不能通

問佛第三

聖人謚號豈能宣五帝三皇意亦然報化應
機同水月法身周遍等空天頭頭物物真如
性密密綿綿般若禪透過這些步關拔子玄玄

誰道不玄玄

喻舉第四

紛紛含識患沉痾大聖醫王妙藥多浩浩經
文盈海藏雄雄玉偈滿娑婆二篇道德求仙
法五義言詞治世科堪嘆井蝸居淺水誰知

東海有倉波

宗師第五

世尊顯化在西乾後漢明皇教始傳梁武傾
心歸寶誌隋文致意敬曇延東坡尚乃叅佛
印韓愈猶然禮大顛誇釋愚徒學解淺不推

粹

大

列子仲尼篇

通相第六

貌陋仁心古聖人混元造化定初分蛇身大
皞開天祖牛首神農治世君舜目重瞳懷道
德堯眉八彩有功勳非常行狀非常德莫誇

如來金色身

論孝第七

出家行孝異尋常鬚髮蠲除未毀傷泰伯文
身稱至德荆軻殞命號忠良比干剖腹剝心
死芥子焚軀抱樹亡仁義蓋由方寸造形服

改變碍何妨

拒毀第八

沙門絕嗣越常倫化外風光別有因妻子牢
囚難出離利名羅網早抽身夷齊隱跡無三
友巢許韜光少六親大事小人難忖量任他

譏謗慢勞神

評議第九

野人冷眼笑王侯跪拜衣冠并不修太皞裸
形并跣足神農露頂又擊頭漢王問道歸何
尚堯帝尊賢敬許由若論納僧生計事青山

綠水自悠悠

舉問第十

不信佛經論鬼神儒宗教典有明文滿天雨
雪誰人降震地雷聲耳自聞豈負鬼車周易
語明言神降孔丘文細分九品鹿三類善世

叮嚀說與君

解域十一

人才治世出中原未必中原箇箇賢桀紂克
殘無禮義嬴秦暴虐有冤愆堯王西長仁慈
善舜帝東生道德全物外風光知者少如來

私化在西乾

釋謗十二

衲僧煉性慕林泉只爲衣食入市廛誤犯尸
羅因養道躉學商賈且隨緣嚴陵垂釣沙灘
上呂望直釣渭水邊君子小人分兩路任他

愚鹵與高賢

辨施十三

謗僧驕態處華堂佛法威光大闡揚聖像莊
嚴金晃曜殿宇彩畫玉輝光修行納子禪心
淨辨道緇流戒定香難比幽王寵褒姒不同

秦始建阿房

殊見十四

虛空法界總包羅水鳥山花漏泄何智者了
然心灑落愚徒迷昧意蹉跎悠悠琴韻知音
少壤壤巴歌和衆多奉勸世間邪見子收心

早早念彌陀

隨宜十五

薄福衆生別有由慳貪嫉妬苦追求三網五
常猶難信十善八齋未肯修犬喫糠粃甘美
美牛聽琴韻冷秋秋輪回六道何時了苦海

萃

干

誰人下釣鈎

優劣十六

時人不解養丹田佛法誰能敢授傳八解六
通心地印三身四智體中圓吞霞服氣長生
法跨鳳乘鸞自在仙若也蘊空云是道周公

孔子豈昇天

先知十七

西天佛祖現威靈東土先知有幾人三教聖
人無彼此一生愚魯盡貪嗔扈多劉向高名
遠孔子蘇由見趣真山水悠悠十萬里分明

指出法王身

尊釋十八

化遊天竺聖中王老氏宗師號古皇一瓣旃
檀熏法界幾枝優鉢散花香西昇經內分明
載靈寶篇中又闢揚道德廣開矇昧眼休爭

人我惱心腸

言符十九

釋道儒流一化風休分南北與西東五常五
戒何曾異三果三歸本自同老子掌中明至
理達麼面壁顯真空時人不解源流意是是

率

三

非非甚日窮

會名二十

東土西天長聖人鼎分三足定乾坤顏曾禮
義家家有孔孟文章世世存佛祖真經十二
部老子道德一雙門流通宇宙扶皇化海晏

河清日日新

總頌

歷代名儒誦佛章始知西域教非常摧邪顯
正張天覺捨偽從真白侍郎謗佛篇中無呂
杜傳燈錄上有蘇黃聰明更有過先哲優劣

心中自揣量

折疑論詩終